

玉渠稿四卷

松西奏議一卷

並盧翊著

歸閒文纂八卷

水部詩曆八卷

和高季迪吳中百咏一卷

和鳴鶴餘音一卷

已上工部員外錢仁夫士弘著

暖醜稿

盧龍知縣張恕以行者著

松濤集

泰和丞丘方仲野著

新菴詩集

新菴先生周師敬彥翼著

歸閒集

張懋著

渝齋詩文草十五卷

續集七卷

並桑瑾著

吟窻選粹四卷

檢齋詩文續集八卷

並桑喻著

蔗鄉雜咏

鶴溪集

團瓢清唱

已上桑琳鶴溪著

說齋稿

陳九疇著

正菴集

嚴繼正菴著

寒書集

泉州通判桑翹民起著

北虞文集八卷

德清教諭北虞先生邵圭潔著

墟蓮集六卷

兵部郎中邵整麟武著

雪崖集

陳詰著

楊莒州文集

楊舫著

東阿文集

朱召著

虛岩集

周詩以言著

思玄集二十卷

桑悅著

徐學博文集

徐澤著

昌穀集

大理評事徐禎卿著

西川集

封工部主事孫艾世節著

松雲藁

季鶴聲遠著

錢銘菴詩文集

錢汝孝著

止窩集

沈冕石丘著

二陳先生文集二十七卷

中丞陳察原習著虞山集十三卷司成陳震原大著琴溪

集八卷



虞山奏草棟編二卷

陳察著

南湖留稿十二卷

南湖逸稿八卷

並丁奉著

咏史集

原表著

石淙山人漫稿

陳迥著

松韻堂集

孫士政齊之著

應游草

朝徽齋稿

並徐漢稚穀梁著

南宮集

楊儀著

和陶詩十六卷

滋陽知縣桑介于石著

海山集

御史錢籍汝載著

嚴文靖公文集十二卷

嚴訥著

徐司空奏議

尚書徐斌鳳竹著

禮部集

鳴缶集

西湖覽勝集

已上沈應冠著

瞿文懿公文集

瞿景淳著

清權山人集

蔣以忠著

松石齋集三十卷

趙文毅公用賢著

藤溪稿

孫袖著

百川集

孫樓著

艷雪集

孫唐卿著

學半齋集

陳禹謨著

雲松巢集

嚴澂著

瞿太僕文集四十卷

瞿汝稷著

瀝陽集

管一德著

映雪山居集

高州同知孫森蘭晚著

松樞十九山集

錢希言著

聞情集

陳以誠思齋著

何君立詩集

何大成君立著

杭州集

雲朔集

首菴齋集

歸田集

已上朔州知州翁應祥兆吉著

居易堂詩草

王良臣著



松韻齋續集 贛州知府陸化淳著其祖龍父南英有松韻齋前後一集

魏仲雪文集十二卷 魏初著

初學集一百卷 並錢謙益著

炳燭齋集 顧大韶著

蛩吟續響集 陳仔著

天谷小言 嚴彬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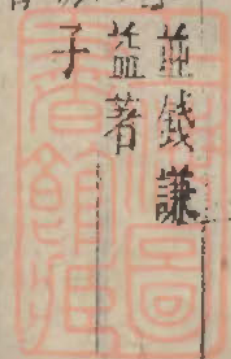
北征集 嚴彬著

炳燭齋文一卷 嚴彬著

文毅三卷 已上馮舒著

鍾吟集 馮氏小集

四



並錢謙益著

有學集四十六卷 嚴彬子

娛暉逸稿 嚴彬子

竹牕集 桑榮文

空居閣詩集

浮海集

懷舊集一卷

馮氏小集

炳燭集 已上馮班著

水雲詩集 御瀛茂齊著

桓庚齋詩集 何允泓子穆著

綴間詩集 徐濟忠良夫著

未學菴稿 錢謙益貞履之著

情綺集

夢雨菴集 已上徐于玉著

綴籬草 旅寄軒稿

頤志堂稿八卷 歸鶴堂稿八卷

法忍菴稿四卷 已上新城知縣陸瑞徵兆登著

旅吟 王夢鼎著

保閒堂集二十四卷 中允趙士春蒼霖著

艷雪集 建寧推官許孟卿進侯著

槐川堂遺文稿十二卷 王夢鼎著

雪屋前後二集 孫永祚著

南陔集 贈御史前禮部主事蔣棻晚仙著

和古今人詩二卷

和友詩一卷

野外詩一卷 已上毛晉著

蓼野集 參政翁長庸山愚著

絳趺集 貢上陳式金知著

山居吟 僧清珙著

止菴集 羽士林復貞著

秀道人集 僧慧秀著

右詩文集凡二百有四

杜詩集註 錢謙益著

六家詩名物疏六十卷 馮復涼著

右訓釋凡二

歷代詩選

續文章軌範 並張洪著

晦菴文公詩文抄

文範 並吳訥著

古文會編 錢謙益著

資世文鑰一百卷 進士錢順時行所著

列朝詩集一百卷 錢謙益著

詩紀一百卷 馮舒著

海虞古今文苑

宋詞選一百卷

有明詞苑英華

明僧弘秀集

隱秀集

國秀集

閩秀集 已上毛晉著

右總集凡十有五

學宮藏書

易經大全一十二冊

書經大全十冊

詩經大全一十二冊

禮記大全一十八冊

春秋大全一十八冊

四書大全三十冊

三十冊

大明律一冊

東明令一冊

教民榜一冊

禮儀定式一冊

稽古定制一冊

大誥三編三冊

列女傳三冊

孝順事實五冊

為善陰騭九冊

五倫書六十二冊

右頒降書籍凡十有七

並藏之尊經閣載在桑志

四書集說六本

四書講說六本

四書冠冕矜式存錄共八本

四書準繩五本

四書錦繡六本

四書文章活套五本

書經大全五本

詩經大全六本

易經大全八本

禮記大全八本

春秋大全十本

性理大全十二本

貫義五本

易經文魁附詩經青錢共十一本

易學海

共程文一套

十四本

易經定規七本

詩經定規五本

共策場一套

詩經貫義四本

共程文一套

禮記集記四本

性理二十四本



通鑑綱目總類二十本 綱目二十本

文獻通攷六十本 續文獻通攷八十本

大明一統志二十四本 條律十本

巡撫奏議九本 登書錄其六經正文八本

明倫大典六本 居業錄四本

龜山集三本 嘉祐集二本

就正稿二本 圭齋文集二本

深衣考便一本 鶴山雅言一本

聯句錄一本 安邊策一本

山川記異錄一本 張乖崖文行錄一

軍政條例一本 榮孝集一本

御史箴一本 鄉約便覽一本

養蒙大訓一本 尊堯集一本

龜山語錄一本 五色錦集一本

李忠定公行狀一本 武舉萬言策一本

示儉公移一帙 冠婚喪祭圖七軸

右續增圖籍凡五十有二 原貯尊經閣 載在儒學志

四書集註一套 易經本義一套

周易程傳一套 書經集註一套

詩經集註一套 毛詩鄭箋一套



春秋三傳一套

春秋胡傳一套

禮記集註一套

史記二套

前漢書二套

後漢書二套

三國志一套

晉書二套

宋書二套

齊書一套

梁書一套

陳書一套

隋書二套

南史二套

北史三套

北魏書二套

北齊書一套

北周書一套

唐書四套

五代史一套

宋史十套

遼史一套

金史二套

元史三套

資治通鑑十套

註釋戰國策一套

宋元資治通鑑二套

性理三套

大明會典六套

三禮集註二套

國朝典故十套

大明律例一套

孔子家語一套

廿子全書六套

漢魏叢書四套

老莊集一套

管韓子一套

漢魏名家三套

六臣文選三套

經世實用編二套



初學記一套

晉書補一套

唐類函四套

朝林人物攷一套

唐詩正聲一套

近思錄一套

博古全雅一套

杜工部集一套

李太白集一套

蘇文忠公集一套

宋明四先生錄言一套

登壇必究四套

楊文忠公集一套

趙文肅公集一套

楊升菴集二套

李崢峒集二套

焦氏類林一套

國朝名臣翰藻四套

內經素問一套

圖註脈訣一套



宋儒大奏議一部

近溪子語錄一部

三套

弇州四部稿一部

續四部稿一部

八十二本

藝文類聚一部

唐詩品彙一部

六朝詩彙一部 二套

王奉常集一部

鹽鐵論一部

三子口義一部

五車韻瑞一部 二套

十二家唐詩一部

唐文粹一部 二套

文文山集一部

李滄溟集一部

詩學正宗一部

古賦苑一部

古樂苑一部

水利全書一部

墨池編一部

鶴林玉露一部

陶學士集一部

曾南豐集一部

范忠宣集一部

王文恪集一部

宛洛志學一部

山海經一部

白雪樓一部

洪武正韻一部

道學宗傳一部

朱子語畧一部

徵吾錄一部

羅念庵集一部

太平廣記一部 六套

韓柳合刻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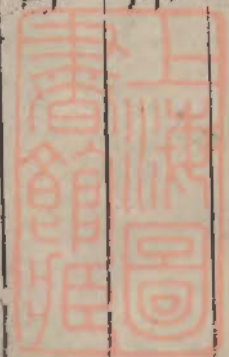
朱子全書一部

楊龜山集一部

卑雅廣要一部

事文類聚一部

酉陽雜俎一部



詩經名物疏一部

常熟縣志一部

名臣言行錄一部

呂覽一部

已上知縣楊連捐俸銀八十兩備置

歷代名臣奏議一部

十五套郡庠生蔣國瑜捐置

杜氏通典一部

四套

錦繡萬花谷一部

王易明美一部

二套 呈憲教長一部 並國學生徐

常熟縣志卷之二十四

集詩文

傳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固已文章麗矣言語工矣多不傳者何也豈非古人有云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者歟古者詩以備輔軒采不下堂而知其謠俗被服善則仍貫否即改絃至文章裨益廟謨首重劄疏事往言傳元龜金鑑非有仗馬鳴溫室樹之戒心也其碑記書敘必有關于人材地利沿革得失曰其稽吾古人之德斯其善也今網羅搜集得其產吾虞而文之傳者錄之

或不產吾虞而得其文以傳吾虞之事之人者錄之駢花儷葉無關人地不錄其大著作別錄藝文志焉集詩文志

集詩

詠利城山居

晉支道

五嶽盤神基四瀆湧蕩津動求自方智默守標靜仁苟不宴出處託好有常因尋元存終古洞往想逸民玉潔
箕巖金聲瀨沂濱捲華藏紛霧振褐拂埃塵跡從尺蠖屈道與騰龍伸峻無單豹伐分非首陽真長嘯歸林
嶺瀟灑任陶均

送僧歸破山寺

僧姓氏未詳

唐吳融

萬里指吳山高秋錫杖還別來雙闕老歸去片雲閒師
在有無外我嬰塵土間居然本相別不要慘離顏

虞山秋夜

元稹

迢迢秋夜長青燈半明滅棲鵲遶疎枝濕螢依腐葉谷
虛振幽響室靜生虛白誰家笛數聲吹西窗月

送楊中允宰常熟

宋胡宿

舟舸傍江潯嘔啞遠艫音新科持片玉能政引孤琴美
進宮坊秩榮歸里開心名參天下雋歌著邑中黔地志
連香徑家園帶武林吳山幾屏秀楚水一篙深晚鼓停

餘疊秋帆臥半陰
平時按方驥後夜望橫參
陶菊何妨醉江毫
且剩吟悠悠河上別
千里鬱朋簪
按康定元年楊文敏太子中允由大理寺丞應進士第知縣事

題常熟

楊修

遠道江垠傍海壖
落帆多是往來船
縣庭無訟鄉閭富
歲歲多收常熟田

贈常熟賀公叔隱士

周邦彥

懷珠涯不枯韞玉山有輝隱翳不言德人自知神奇公
叔季貞後不爲世網縻浮沉里閭間身晦道同違弓旌
搜俊良圭衡略無遺難偕集雍鷺寧作曳尾龜慈仁蓋

天性惠澤施鰥嫠
葵倒困食流冗死葬病有醫人
今泣遺愛若見峴首碑
肯構有材子修德亦庶幾
高風自茲顯豈病知者希

登河北凌雲山

錢仁老

遠岫青千疊寒流碧一灣
此情多泯沒却羨白鷗閒
廖

南楚紀曰錢仁老游虞人良吏也宋嘉定間爲蒲圻令

送李璋南歸

見中吳紀聞

王安石

湖海聲名二十年
尙隨鄉試已華顛
却歸浦里無三徑
芳傍胥山就一廛
朱轂風塵應不羨
青鞋雲水且流連

人相見如相問爲道方尋木鴈篇

按郡志璋之孫益字彥中登進士從

居常熟紹興間爲監察御史
○璋後改名玖以累舉補官

送燕明仲歸常熟

李 彙

東南江海郡瘴露腥蛟螭土俗異鄉縣客子懷歸思歸
思何從返遠道傷百危干戈久未定一水分華夷壯士
爭挽強覓爵唾手期而我癡絕甚尙復事毛錐三年行
在所短褐風霜欺生理寄茅棟不飽藿與藜苦辛攻積
憂欲語聽者誰賴有燕公子好事頗見奇鄰壻肯相過
情話肝腸披君才駛隄駿不受塵埃羈曠首志千里躡
踏風雨垂乃翁名世將先朝輔邦基殊勲鼎彝在勁節
不少虧後昆德澤盛袞袞固未衰

詩送張安道僑朝散赴闕

趙 抃

君數過予激水邊從容不覺歲華遷同年契有二千石
釐務官成三百篇兩縣子庭俱戲綵一州僚館競鋪筵
到應禁闥新秋近喜對威顏咫尺天

安道作詩慶園鎮高退輒依元韻奉和

前 人

里人迎候巷居稀木老先休世所奇兩頰朱顏君退速
滿頭霜髮我歸遲優游豈顧千鐘祿收拾如終一局碁
飲食節調資壽祉愿同山下有雷頤

送李元英還常熟從周宰讀書

陳 造

久斲尋師足還家訖受經可容輕日力政使帶朝星高
步須堂與它年看典刑奉親時得笑餘事賜袍青

送心上人歸琴川

居簡

五道川流似五絃綠窗朱戶照明鮮飛來翠下僧歸去

髣髴華亭落照船

琴川初稱前五絃後人益以炳靈廟及倉浜為七絃楊儀有辨

送錢竹岩宰常熟

令名無攷

居簡

元日遊天竺新除問補隨兩回抽竹策一語定弦歌懸
應却虛谷靈通豈祝鮀只依彭澤樣條具不須多

其二

淵默戰紛華清吟日又斜尊中常有酒堂下可施且琴

魯家家月春酣處處花平章風物下小屈課桑麻

送高相之常熟

張治

湘南烟樹連平壤冀北寒雲劇暮愁作客風塵皆萬里
送君江海獨孤舟昆承湖濶浮荊港吳峯山迴接虎丘
奔逸早知騏驥足蜚聲應到鳳皇樓

環衛官知梅州繆朝宗淮人有意氣常為常熟鄉
氏客從余于平江予歸福安自婺間道來相從

精練幹事孜孜奉公軍府器械悉出其手空境
之敗自經於山間哀哉

文天祥

空荒跑熊羆摧殘沒藜莠平生江海心其人骨已朽

見文

送李殿省赴任常熟

江云即都尉兄昆

黃鑑

吳山紫翠倚晴空
潘令風流向此中
雨飽公田方稔稔
春生香徑雜葩紅
綵艦啣尾凌波駛
頰鯉駢頭薦俎豐
玉李情深重
睽索南雲延頸極飛鴻

送李用和之常熟知州

元周 砥

落日孤城近海邊
川流九道直如弦
朱轡到邑歌來莫
土帳論兵思去年
楚水南迴多買舶
虞山西望少人煙
從來惠化同甘雨
還使殘民得泮然

賦得龍母塚送饗景初判官之常熟

藻重

張官

江陰人

龍伯之宮東海上
更誰祠母向山阿
春秋歲歲羞蘋藻
雷電時時繞薜蘿
民爲乞靈來薦享
我因弔古一經過
綠波春水今無恙
送別其如感慨多

許浦按教水軍

袁說友

小臣御命入雲屯
聖主如天詔語溫
萬甲衝鋒隆士氣
一言挾纊荷君恩
頗驚霹靂燒戎旅
更想鸞艦上海門
欲挽長江問豪傑
豈無擊楫歎中原

過虞山陳適庵處士

倪元瓚

陳蕃縣榻處徐孺過門時
甘冽言游井荒涼虞仲祠看

雲聊弄翰把酒更題詩此日交歡意依依去後思

鄭元祐 遂昌

我來重下陳蕃榻數葉芭蕉洗硯池畫裏青山呼酒看
落花風颺鬢絲絲

題王敬之屋壁 倪瓚

我來陸莊如故鄉故鄉風景日淒涼解憂幸有盈樽酒
慰眼新栽百畝秧蒲葉清波閑濯足荷花斜日起鳴榔
當年李白成何事白髮緣知萬丈長

寄徐季明 前友人

海虞山下徐公宅修竹長松左右栽陳榻待君時一下

顧園有客莫驅回至今清夢依依在欲寄新詩草草裁
自是漁郎嫌俗子也應魚石有蒼苔

立春奉寄海虞山人繆仲德 李瓚 子燦 郡人

歲星司淑氣天造立王春草出金茸細梅開玉蘂新三
陽仍及泰萬象始維屯綵勝皆題句金花亦記辰至音
聞木甲厚味列盤辛江海思波瀾山川化日醇明時調
玉燭聖德降絲綸之子當全盛行歌就隱淪舉觴空顧
影伐木獨懷人輾轉不能寐題詩慰所親 仲德疑 卽仲素

明因茅堂 新仲銘

古寺荒涼兵火餘剪開荆棘結茅廬晴簷霜日暉暉煖

抱甕溪頭自灌蔬

贈黃山人子久

鄭元祐

衆人皆黠我獨癡頭蓬面皺絲髮垂勇投南山刺白額
饑緣東嶺采青芝仲雍山址歸休日尙餘平生五色筆
畫山畫水畫樓臺萬態春雲研硤出只今年已八十餘
無復再投光範書留得讀書眼如月萬古清光滿太虛
過常熟柬陳徵君徵君名卿明王禕
匣裏干將席上珍中吳人物見斯人才名藉藉今誰敵
世議悠悠若未伸近喜五園俱束帛可能江漢獨垂綸
大玄自是精微學却笑楊雄反誤身

北門夜泊

陳基

一棹琴川路頻年此往還海風寒挾雨戎火夜連山澤
國龍分節邊城虎據關故人南省幕退食瓊珊珊
送曹生侍親還琴川兼簡王理問 前人
愛此丹山五色毛絲衣初剪映仙桃奉親喜有銀絲鱠
贈別慙無金錯刀洲渚春深生杜若江湖波暖漲蒲萄
王褒擬奏賢人頌肯學山人索價高

琴川懷古

前人

揖讓思虞仲弦歌憶子游學文須到魯議禮必宗周俎
豆今如此干戈苦未休慚非割雞者安敢話屠牛

送周省郎之海虞判官

高啓

黃茅連野邑城荒佐邑初煩舊省郎
鴈起海風吹暮角雞鳴關月照晨裝
讀書臺下逢人少濡墨廳中憶尉狂
君到官曹無事日一尊爲我醉斜陽

送海昌守李使君遷海虞

前人

兩爲海上州州民定何如彼遮使君馬
此迎使君車但

令人買牛不足客饋魚我知使君賢
讀律又讀書

送金海虞

前人

青青堤邊柳鬱鬱當春榮漫漫悲路長
戚戚念子行子在車同馳子去觴獨傾
乃知失群鴻不若求友鶯山川間音問
何以慰我情誰其布嘉惠海隅聞頌聲

重經常熟亂後

姚廣孝

鉅邑當湖北官無接送勞水多歸海近
城半在山高僧寺餘庭石人家盡野蒿
重游逢日暮惆悵促回舫

過海虞

沈似潛

吳下琴川古有名放舟落日偶經行
七溪流木皆通海



十里青山半入城，齊女墓荒秋草色。言公家在舊琴聲，我來正值中秋夜。一路哦詩看月明。

寄常熟舊遊林逢吉

江陰人流寓
洪武初移歸

徐玄吉

琴水相違後，煙波侶釣徒。雲飛懷李白，梅綻憶林逋。病減心猶赤，年衰鬢尙烏。何時共談笑，酣飲罄金壺。

農夫謠送顧明府繇吳邑陞常熟

徐賁

我家茅屋臨官道，前種桑麻後梨棗。年年力作不違時，人有餘糧牛有草。官長下車今五年，老身不到州縣前。鄉無吏胥門戶靜，家家盡稱官長賢。大男入郭買田具，始知官長移官去。來時憶向官道迎，今日去時須送行。願飲三江一盃水。

送馬敬常熟丞

徐賁

樓倚層城擁翠嵐，登高送別思那堪。雙溪到郡同流北，千嶂連關盡向南。澹澹水陰雲度渚，蕭蕭荷響雨鳴潭。尋常不醉臨歧酒，今日因君飲易酣。

贈常熟陳二尹

解縉

十載交游誼應同，雷與陳論心徧憫。籍談道最清真，喬木風烟舊哦松。歲月新循良振名邑，易簡悅居民百里。桑麻盛千門桃李春，自慚空白首喜得重相親。

送李琴川謫臨海

李名未詳

楊基

南風雨來塵作泥，稻花豆莢生初齊。一人失意解官去，
席上衆賓顏色低。轎車欲發未忍別，感慨握手立大堤。
綠荷爲盃樹爲蓋，碧酒蕩漾青琉璃。茲行觸熱向旣越，
只尺浙水分東西。或登雲門探禹穴，或上鴈宕聞天鷄。
天台桃花千萬樹，中有睨睨黃鶯啼。雖云竄謫異憂喜，
眺望自可窮天梯。韓潮柳播夜郎白，吉士往往遭傾擠。
蕉中之鹿塞翁馬，此事何足含悲悽。但嗟靈物困汚瀆，
無一出手相提携。不然寵辱實命致，母乃天不哀群黎。
渡江秋風未十日，織女值嫁牽牛妻。自甘沉墜守太拙，

寧從乞巧陳瓜梨。嗟余遘患屢遷逐，親見郿塢爭燃臍。
金多位重胡足恃，頃刻變化如雲霓。君年五十髮漆黑，
壯氣鬱鬱衝端倪。倪驂騶歷塊，偶蹇蹶終展奮迅。追風蹄，
經過虎阜坐石壁，爲我拂拭苔中題。

常熟西郊一首

王禕

稻禾歛嘉實，蘭蕙摧孤芳。華滋日已歇，游子多慨慷。林
臯集鳥雀，吠畝散牛羊。物情各有適，心與歸雲翔。

常熟舟中

前人

一自歸來東海涯，每依北斗望京華。才疎謾結交遊廣，
身遠時驚夢寐賒。風雨扁舟今若此，功名壯志倍堪嗟。

故人只在虞山下同看寒梅雪後花

送朱萬戶

張著

將軍五年留海虞斥堠無烟絕羽書晴踏落花行小隊
夜看明月醉穹廬瀟湘烟水孤懷外吳越山川百戰餘
此別九龍峰下去題詩相贈莫全疎

題陳宗信學稼詩卷

林大同

買田南郭學爲農耕鑿隨時待歲豐花逕不知山遠近
草堂渾似灑西東鹿門久矣襟期遠輞口悠然出處同
囑我莫違雞黍約黃花滿眼正秋風

御試春山新水詩

張恕

暖碧立差峩晴藍擁翠螺衆峰環柱石四海接恩波
出雲霄表深涵雨露多千秋與萬古不改舊山河

贈貽穀揚兄

名福

黃鉞

鉞少與貽穀揚兄同事筆硯探討古今風晨月夕靡
不相俱兄才德十倍于鉞而不樂仕進故前後與鉞
聯名而辟于縣者三舉于郡者再皆以痼疾辭免鉞
不才叨拜官諫垣詔許歸省兩過尋舊游因追談
往事瀕別聊賦此以贈

愛子茆堂靜不塵扁舟莫厭往來頻如蘭自覺心情古
微夢還驚歲月新架上經書千軸富窻前花木一林春

嚴陵自是輕台鼎相對慙爲獻納臣

贈陳宗信

自號學稼翁

王琪

不整書田獨羨農就田結屋樂年豐甌炊白雪秋粳熟
槽滴珍珠臘釀濃時有閑情歌野調曉無驚夢聽朝鐘
南陽豈許留諸葛只恐徵書下九重

寄崔天游

韓奕

公望

言游巷裏昔曾過一逕陰陰帶薜蘿雨濕青苔新迹少
涼生綠樹舊情多詩成已續婆婆集酒罷仍聞勃勃歌
側近人傳秋夜約棧題先往問如何

和康伯初韻

錢黈

山中行樂遯難追君唱清歌我賦詩醉後只嫌天地窄
不知頭上鬢成絲

常熟縣

韓奕

綠水環城入青山到縣分蒼荒言子宅草綠仲雍墳井
邑兵多變弦歌俗豈聞抱鎌因采藥隨意宿秋雲

與周岐鳳

錢擘

聞說多才惜水逢年來何處覓行踪一身作客如張儉
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鶯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蓬
機心盡付東流水回首家山一夢中

渡江

前人

蓬底茶香午夢醒大江風急正揚舲浪花作雨汀烟濕
沙鳥迎人水氣腥三國舊愁春草碧六朝遺恨晚山青
不知別後東湖上誰愛菱歌倚擢聽

寄朱孟祺

名祺

龔承詒

此日虞山試一登四觀佳致翠層層近城市店多沽酒
傍水人家半下簷紅葉幾村秋老樹白頭何處晚歸僧
分明一幅江南意借問王維畫未曾

芝塘道卽事

前人

北望寶芝三十里村墟六月雨餘天一灣流水一灣竹
兩岸垂楊兩岸蟬謝老久荒先世宅平章猶記古時田

浮生始悟真如夢一度經過一愴然

送郁老歸芝塘

郁名未詳

前人

細雨弄晴三月天故人辭我歸芝川
檣頭燕子語留客
溪上柳花飛撲船小姬拍案調新曲
野老揮毫書大篇
沈誠學最是落花如惜別隨風點點墮樽前

過任陽有感

此卽顧阿瑛舊遊之地

前人

任水灣灣南北流人家多住竹林幽
舊堤不見尋梅舫
遺址空聞夢鶴樓
漠漠草萊將薄暮
離離禾黍正深秋
可憐當日歡娛地不道今成滿目愁

簡張億之用連魯質韻

吳訥

閑居無復慕肥鮮獨守衡門擁斷編冰蘖自持貧愈樂
詩書勤讀老彌堅翩翩綵服羅庭下濟濟青衿滿案前
令子只今營祿養佇看嘉報日邊傳

甲子中秋後三日風雨舟中有作

劉棻

孤舟停船海虞城風雨篷窗夢不成江上玉蟾沉夜影

樓頭鐵馬戰秋聲吳田荒盡青苔沒楚客愁來白髮生

我欲排雲叫閶闔蒼天明日會開晴

其亦有文采也
機者傲之父人知其富而諳事未知

出貴州城口占

吳訥

蕭蕭行李向東還要歷江湖共險灘若有私贓并土物

任教沉向碧波同

有一稗史云武弁有以贖來者公不啓其封題此却之今按公集非也
和吳教諭以韻韻

枉顧入丘園溪頭暫泊船同來無俗侶清話絕塵緣

雨剪畦韭嘗茶汲澗泉獨慚貧病久坐冷客無毡

至日寓湖山書館

至日無塵事翛然數卷書山風寒掃榻林葉夜供厨臥

病淹鄉國趨朝憶殿廬惟應金谷老笑我世情疎

入景題詠

虞山疊翠 王鼎

山暈太古色日高蒼翠飛吾生好觀物心賞不能違

琴水排清

桑琳

七水泠泠徹底清聽來誰解此中情也知不作尋常調
寫出洋洋政治聲

兩湖釣艇

沈海

向湖襟帶接昆湖殘葉輕舟載老漁遁世散人忘爵祿
休官司馬為鱸魚絲綸千尺烟波裏欸乃一聲春雨餘
莫遣三公知此樂恐渠齊上乞骸書

四野農歌

前人

烟雨冥濛晝景昏農歌四野競紛紛東村群唱西村和
南隴餘音北隴聞麥秀新腔良有節竹枝遺調本無文

不知帝力吾何有擊壤聲中又夕曛

絃歌舊俗

王鼎

絃歌雖古里不作曩時聲薄俗誰能變吾當著意聽

遜讓遺風

桑琳

遜吳讓國竟如何千古高風禮意多安得黎民盡從化
史無人唱豈其歌

西郊秋報

沈海

滿目黃雲我稼同西郊秋祭報成功豚蹄不似前人薄
狼戾仍如往歲豐祀事盡誠還盡敬神宜無怨亦無恫
蒸蒿不在幽冥裏只在靈臺一點中

東郭春迎

王鼎

東郊重春事百戲雜歌嘲賢令能加禮歡聲動四郊

賦李宗伯西園假山二首

王鼎

蹀躞追風日沫西前驅尙有幾重溪問渠欲渡頻回首
應是臨流惜障泥

回馬峯

異卉奇葩共石巍洞天應訝小蓬萊虛窻不似耶溪景
一朵芙蓉映水開

蓮蓋峯

贈章大理致政歸里

徐恪

奎壁聯芳世所稀年來已覺宦情微高門久積于公慶
履道初看白傅歸嶺上閒雲排戶入渚邊幽鳥傍船飛

念君晚節多殊錫清夢還應繞禁闈

與沈石田遊西巖寺

桑瑾

西巖一曲入山遙風送花香落酒瓢行盡清溪方見寺
忽逢飛瀑又凭橋低低茅屋霏茶靄遠遠鶯聲在柳條
自笑此生真落魄薄遊又赴遠公招

主一齋爲徐都憲賦

吳一鵬

專靜工夫頗自艱直從束髮到衰顏遠交舜禹千年上
點齋程朱一念間暗室有天常猛省靈臺無物本虛閒
卓哉真得持心法流俗煩公爲訂頑

寄河陽秀峰寺僧

王鼎

往歲尋吾水竹邊，不留半偈意茫然。海門潮上踏野渡，
野寺月明何處禪。蕭郎物故夜茶罷，陶令攢眉秋社閑。
苦憶西風最高頂，萬松遶壑一流泉。

登高倡和

楊子器 邑令

眼界登高更覺寬，有秋年歲有餘歡。王弘謾送重陽酒，
貢禹羞彈舊日冠。雲壑草腥龍唾濕，霜林木落鴈聲寒。
莫因公事妨行樂，留意黃花取次看。

又

蔣綺

勞士筵開酒意寬，更于今節共清歡。歌終數子呈絲調，
醉起何人墮鐵冠。望海臺端夔島小，環洲軒外水烟寒。
龍山鶴墅今猶昔，勝事傳將詠裏看。

又

柔瑜

真率無拘禮，數寬斯文相。敘覺情歡，岩前雨過宜穿屐。
頭上雲飛不礙冠，黃菊笑簪霜鬢短。蒼松吟倚玉樓寒，
明年我輩還來此，只恐茱萸不奈看。

送桑民懌訓太和

李東陽

民懌試春闈，以策論語險怪落乙榜。時年二十四，籍
誤以二爲六，用新例辭不許，遂有是命。

十年三度試春闈，親見聲名滿帝畿。甲第久慚唐李邵，
奇才終誤宋劉幾。功名歲晚非蓬鬢，湖海官貧尙布衣。

試看孤鷹下林落壯心還向碧天飛

贈檜谷山人張仲先

有序

俞允文

予托交仲先五十餘年今契濶曠若異世頃仲子篁濱見過輒申贈章情殊不盡于詞也

仲先實清邁博綜淹學術事與俗中違趣隨雲上逸浪跡追曩蒞遷徙無安室開懷能長吟傾資振時亟植體偶孤影閉戶甘永日几榻自摩挲膩澤渝鬆漆寒釜卽烹茗做篋惟散佚慕類情屢殷傷年涕頻出爲行良已獨不堪豈但七旣往每可觀當年詎非室寒子抱茲愆同途嗟共失遙懷疊短札委曲將何述曷月副飢渴道

舊還促膝

初夏將往白雀寺與碧峰禪師虞山泛舟

王寵

層巒疊壁映朱簾風軟塵香四月天十里山塘看不足翠屏合沓午雲鮮

遠公相對靜移舟山似芙蓉水似油白雀白蓮堪結社送余還過虎溪頭

白雀返棹李王二子送余過虞山

前人

達郭圍屏十八里尙湖華蕩舒其前山明水麗照斜日一片天池千朶蓮

芙蓉疊壁錯奇錦琉璃千頃搖青空把酒掀簾一長嘯
真堪狂殺米南宮

隨山高下野人家春夏林深不斷花可奈流鶯千百囀
陰陰綠樹映紅霞

朱樓紺宇鬱相參倒影斜飛墮碧潭落日畫船搖曳處
土風還自樂江南

題道愛亭

蔣綬

道本公共物蕩蕩如坦途由行寔在茲何曾問賢愚所
惜好尙異中正罔以趨不有古賢哲迷惑誰先祛猗美
言氏子宰邑唯一隅忠恕體諸心禮樂由中敷感化自

神速猶鼓而懸抱經理尙如此生聚寧無儒斯民不如
古今復言之徒推行以心德無言而誠孚媮靡式丕變
絃歌盈四區平康一無犯豈不賢輟蒲海虞今武城千
載應同符斯亭翼然樹奚翅屋上烏豈厄如復作入座
嘗盧壺

贈桑柳州

沈天周

馳驅一倅厭爲州歸就高閑未白頭竹篋理詩春草亂
糟牀聽酒夜泉流農桑舊課今家事山水清談昔宦遊
因愛兩湖風月好近時知買木蘭舟

贈繆尙質大行出使

名樸

王慎

憶從聯旆上京華已羨承恩兩過家
祖席孟深浮竹葉故園春早見梅花
馬頭驛路衝飛雪鳥影江天送落霞
直欲因君寄鄉信明年我亦泛仙槎

送沈秋官海使閩還京

章

秋臺原自肅風霜炎海俄驚五月涼
應是一夫寬未釋使星中夜入南荒

素馨花發荔枝垂樽酒江亭話別離
珍重故人天上去爲言閩海正瘡痍

贈孫西川

吳寬

附郭移居自水東斜川詩景付陶翁
平疇偶在傾壺際

疊嶂都歸隱几中繞地晚風驅落葉
隔林疎雨映殘虹只因夢見黃公望
寄我新圖已覺工

和匏菴韻贈西川

沈周

移家忽要離川東自信何須問卜翁
七水大都如屋下一山小半入城中
沙鮮近市蚌多蛤海氣通村井或虹
有片關心無所作畫圖詩律兩爭工

西川風物新家處一畝之宮半畝苔
慮怕市喧忙避去便宜山色特移來
芙蓉曲滿秋風動雁鷺長波夕照開
我亦曾尋偏記得隔林高有古書臺

草亭歌贈狄沅江

狄名望漢

楊子器

豪家棟宇高插天石梁鐵瓦金壁鮮百年頃刻換幾王
或者變作咸陽烟沅江令尹不愛錢解官歸來無一廛
僦地但結草亭子華門土壁黃蘆椽舉頭若有礙容膝
真相便坤稱地乾稱天地體方天體圓草亭形製好結
束上天下地春無邊君不見南陽諸葛爲龍臥西蜀楊
雄談太玄文章道德到今尙昭然漢家宮闕久矣耕治
成農田

輓狄沅江

吳誦

一生辛苦鬣毛霜老爲官窮氣未降酒不乾時悲晚菊
書能課子惜秋缸身辭粟里花無主月滿山陽笛有腔

想得寒祠松柏裏楚人應祀狄沅江

贈王竹泉

吳中英

我昔訪古登虞山褰衣直指玄都壇是時秋高天氣肅
毛骨灑灑仙風寒好奇常念二三子在搜險覓窮林巒
日斜始到拂水下一笑未足幾千盤至今胸際有遺恨
昭明書臺蔓草漫當時地主欠好事爲我指點良非難
歸來始聞竹泉叟山中築室餐琅玕龍泓豹谷隱雲霧
矯矯蒼雪洞清湍無端歲月六屈指渴心丹井思汎瀾
青崖碧巖想不到時有夢寐飛嶺岵鳳雛曾向鶴林見
五色照耀青雲端竹邪泉邪在何處皎皎空谷聞歌蘭

青春浩蕩眼中見吾將入海投鰲竿何時一訪子晉嶺
共乘明月驂青鸞

潦雨復潦

蔣綺

廿載東吳多水患少年往往不識旱去年夏乾宜有秋
高田風傷下田爛春生夏長須臾空無乃天令耗鬼幻
有司重租不重災赤地白波征大半淚流入地水難消
怨氣蒸空雲不散恒風恒雨春夏同城中米價石一貫
十家九散田不耕浩浩江鄉綠葭亂餓葦纍纍孰能活
漂屍泛泛不可見我願君侯宜早圖人命休將等閒看
土地荒蕪倉廩虛自古凶年生變亂鄭公昔日流民回

憑誰寫奏動宵旰

和韻送賈元善南還

程敏政

元善名宗錫常熟人時爲餘姚令本玉姓而初從賈
姓

城東開宴送離人笑語風生滿座春賈父政聲今卓異
右軍詞翰幾清真倡酬句與花爭發去任情隨酒共親
召命有期登憲府姓名先已達嚴宸

湖莊卽事

吳堂

十五嫁來時東墻桑壓枝早禾低處熟盛飯滿花瓷白
從茲爲疹常見水平堤燒桑向東菑桑濕火力衰兒饑

苦啼盡車踏我足
抵東圩苗泛青西圩渺瀟瀟
云是連夜雨海潮漫前陂
出門搔首望歲計嗟安
支不愁寒與饑只愁官租遲

贈陳少卿謫官海陽

陸粲

十載臺端滯爾身
白頭重作嶺南人
祇緣汲黯憂時切不信虞翻骨相屯

大庾嶺頭日欲低
曲江祠前行客迷
一過韶陽倍惆悵刺桐花裏鷓鴣啼

天涯芳草縮離旌
逐客遲廻總聖明
曉夢依稀度閩關尚憶殘月聽流鶯

世情應笑賈生疎
諫草誰傳太息書
惟有潞河楊柳色暖風吹上逐臣裾

贈陳中丞

王同祖

雲臥堂前松滿林
紫烟裊裊碧羅深
鳶魚靜渚得真樂猿鶴空山成好音
問道每迂高士駕談玄應見古人心
剡溪輟棹還乘興滿坐春風鳴玉琴

寄陳琴溪翰林

丁奉

綿思熱中腸戚戚坐幽素
我本濩落人懷君匪榮慕
皦皦玉堂英詞場耀芳步
清文炳奎斗貞語鏗韶護
歡盼春難期汎景颯朝露
灑灑湖邊庄娟娟山側路
孰云室

是遠一水駛將渡華觴
頽頽何時集良晤
待子登天行欲贈河東賦

次梁大尹破山寺和韻

前人

古寺神仙窟
烟花隔上林
愈舍松檜暝
徑轉薜蘿深
落照占山額
騰霞動海心
沉酣歸夜永
城柝靜無音

月下琴行

楊儀

銅籠水滴春夜長
明月悄悄窺西堂
飲茗讀罷招魂章
持爐添火燒沉香
瑤琴脫却紫綺囊
玉軫拂拭生輝光
舉手一撥生琅琅
宮商角徵相低昂
清如瑤臺老鶴唳
松霜和如高岡彩鳳鳴
朝陽適如漁父濯足歌
滄浪怨

如昭君馬上啼
紅粧輕如落花飛
絮春茫茫重如六丁
雷斧摧扶桑
緩如漁篴
細水流春塘
急如狂風捲海波
濤揚悄然彈罷倚繩床
千思萬慮都消忘
不聞人語喧
東墻滿庭簌簌飛寒霜
廣寒一曲嘆已亡
至今彈者怨
嵇康我今欲換流水腔
知音人在天南方
不如收拾天
將旦水雲林下尋王郎

王郎者王叅政鼎之子也
名訪字道善號古樵與五
川先生爲詩友
其倡酬諸篇多膾炙人口
以無關邑
乘不錄惟月下琴行一章久已流傳人間
今再刻之

題鄧梓堂懷舊錄

沈冕

紫琳山下月空高無復相尋上小舸米芾襟情超世俗
堯夫學術本人豪詩于信口存風範畫到無心也雪蕉
讀罷新鈔悲舊事一燈風雨坐寒宵

宴虞山來雲閣荅鄧子文度

黃省曾

鄧子儒林秀婆婆六藝場定居文學傳奚忝子游鄉古
樹藏雲暗空壇抱月涼逢君十年外樽酒意偏長

趙益齋雪夜見過賦古風一章

凍鴟老蚌俱粘沙胡止蜜蜂休兩衙寒風勒雪鬪明月
萬樹不敢收瓊花故人十倍王猷興夜深直抵山人家
山人正爾坐幽獨吟聳雙肩如病鴉茅堂一哄春意動

燈燭有徵先吐葩小兒熱炭事煎點予意所須寧在茶
謀諸室婦取大瓮三載泥封牢可搥酒酣賦詩援禁例
脫去穢腐如搜爬澁詞苦語不適口請辨非萍聊咄嗟
詩成天曉欲別去再酌叵羅添臉霞

送縣丞張珙之寧縣任

陳宏

送別官橋路忽聽歌驪駒此心曾許國桑梓非所依馬
頭犯霜露月光侵我衣肯學澤中麋一旦蒙豹皮清風
絕林樾藜藿采充饑而翁作宦者二尹今讀書黎民渴
望久父母知不知願言勞撫字青年播芳譽超遷有資
格聖世今雍熙作詩重離別後夜成相思

和韻寄陸山田

項賓

老懷連日嬾如僧欲借君樓試一登龍臥莫嫌遲變化
鳥棲殊覺倦飛騰鍾郎化去琴弦絕逸少書成扇價增
苦暑逼人禁不得相期何處覓層冰

白茆歌

貝瓊

山東未息馬山西尙揮戈急起州縣兵北開白茆河海
風裂面天兩雪山高水深不見月萬人鑿土如鑿山河
邊死者誰收骨白茆河成如白虹百里直與昆承通將
軍不待驅鬼工平地遂作魚龍宮問誰愛民如愛子華
亭盛侯古莫比昔去今還悲復喜非汝身為白茆鬼盛

之德河之水千百萬年流無已

盛名彥忠華亭丞○瓊乃崇德人可見當年嘉

興協

菊庄八咏爲海虞陳公賦題

錄四首

韓雍

方池柳蘸亂流深小障花留返照陰歌罷滄浪便垂釣
想應拋盡利名心

萬頃白雲迷鷓鴣千章綠樹喚倉庚捲簾獨向草堂坐
望入海天無限情

逸少池邊魚不驚盧仝門外鶴長鳴菊莊風景依稀似
何日重遊敘舊盟

海上雲寒飛六花鮮鱗佳釀不須賒擁爐終日自吟酌

彷彿西湖處士家

送張本貞赴常熟尉

邊 貢

瓜步秋風曉放船岸頭人說是登仙官居地接三江口
國士名收十載前行縣每將玄鶴伴散衙時對古松眠
憑君爲報錢工部寄我東湖縮項編

送錢員外士弘致仕

儲 璣

清泉白石舊成隣謾謾松風灑鬢新行過溪頭須稍待
長安恐有拂衣人

前題

邊 貢

冥鴻杳杳碧天秋虞人網羅空復求朝地苦寒江渚煥

當時虛擬稻梁謀

秋圃篇贈秋逸張子

蔡 羽

美人結巢近蓬島虞山石室秋風早珊瑚枝頭日影來
芙蓉屏上霧光掃昨日白露涼今日紫芝老山中惟有
黃花好雙湖宛轉夾玉鏡七檜婆娑摩碧吳東村刈葵
藿西村採瓜棗黃金籬邊藉芳草真遊何必問雲泥百
歲無如一潦倒三公用盡身外機錢刀終日生煩惱何
如溫伯雪玉顏無疏澡秋高擬作海邊遊登臨何處舒
懷抱飛笳歷嶺岼長帆破蒼瀨甘菊未落英八桂吹龍
腦萬戶鱸魚千家剪香稻啓君紫泥爐啣盃問大道

倚得逢至人忘筌卽吾寶

見山樓題常熟陳亞參卷

李東陽

虞山青近海東頭正對元龍百尺樓
半世間身剛得隱
四時佳景更宜秋
展曾躡後猶餘齒
簾爲看來懶下鈎
倚遍曲闌人不見
斷雲飛鳥共悠悠

送常熟李瑞卿

王授

柳暗花明春雨天
鶉鳩聲裏一歸船
重游已是十年後
爲問人生幾十年

授字子予卽澄長子後居予邑率生不永年瑞卿未詳

詠楊丞平賊

丞號北溪

陳迥

讀詩厭讀垂老別
眼底風塵一驚渤
海治繩人已杳

潢池鳴鐵淚堪傾
飛鴻江步繁檣集
眠犢沙墟片月明
聞道哦松心獨苦
至今蔀屋有歌聲

吳門鎖鑰爲邑侯王蒼野賦

前人

清時韜略屬文儒
百里千城望不孤
躍馬氣應吞黠寇
登陣功許殿全吳
承宣政績誰方駕
經濟勳階此發途
愧我請纓違素志
尙餘衰鬢老江湖

北門鎖鑰贈澤山馮侯城福山

前人

籌邊弘畧與神謀
忽湧堅城擁上遊
虎旅千群雄控險
鯨波萬里澹安流
彌天省讀平蠻檄
裨海長浮入貢舟
茂宰上庸應不朽
薦書聞已達宸旒

題王隱君槐川堂

王羲之號槐川

鄧 鞞

清溪帶郭碧沿河上有先人手種槐擇勝此中無論價
好山還與送青來

題楞仙山城圖贈晉寧太守王質夫

文徵明

虞山宛轉帶層城正抱幽人舊草亭
朶朶芙蓉浮粉堞團團檜影落疎櫺
百年形勝誇天設一代文章屬地靈
長日振衣窮眼望杖頭雲氣接滄溟

題樵讀軒

李芾居

陳 蒙

柴門流水映桑麻行近青山卽是家
石鼎丹封初伏火

杏林紅發舊年花簾前把酒看春色
湖上尋詩覽物華便擬相從同隱逸
五株松頂服朝霞

和李樵讀咏拂水岩

前 人

遠公精舍白雲中閑逐樵夫定去踪
瀑布倒飄天上雨濺珠遙布壑前峰
落花風煖啼山鳥叢竹春深長籜龍
日暮歸來城市隔烟霞回首又重重

又和重遊虞山

前 人

鳥啼花落景將闌又是春光一半殘
枝偃鶴巢松樹老雨來龍澗石崖寒
中峰嵐霧衣裳濕極目江山眼界寬
最喜雲頭鷄犬吠欲將丹訣問劉安

題福山新城

錢 籍

高城雄亘釜山隈表裏關河亦壯哉東壓島彝三楚隔
西分星漢九天開風濤揮霍金爲鍵日月迴旋玉作臺
海外于今稱有截論功何愧列三台

祿園夜雨寫懷

錢 泮

風聲雜雨夜蕭蕭倦枕昏燈夢寐勞報國丹心徒自許
欺人華髮不相饒池塘春草無新句籬落寒花有舊交
起看床頭三尺劍尙餘壯氣燭層宵

嚴太師招飲樂壽園

沈夢斗 邑令

銀河新見凍初融春始登臨月近中火樹未觀金錯落

靈岩先步玉龍葱參差雲樹千峰入天矯虹橋一閫通
盃酒幸隨元老後陽和常得覲仙蓬

嚴相義塾

周 易

都來黃閣就康成束帛無煩致一誠向夜閭閻貧子弟
滿街人聽讀書聲

嚴相焚券

前 人

五湖歸去愛青山上賜黃金亦等閒寧詫馮謹多任俠
一齊焚券不教還

輓北虞先生

時孫以司李視篆後
清臨公舊署感賦

孫 樓

山陽笛裏一聲愁馬帳經殘高座收遺恨不隨終古滅

羈魂應逐大江流
匣中劔去人俱化
囊底詩存各自留
反袂河干重回首
郊麟依舊泣春秋

贈王元肅 名揖

王世貞

水邊新築類禪居
塵尾玄言頗湛如
相視右軍修禊帖
未成中散絕交書
馬曹竟不關公事
狗監何曾薦子虛
便欲圖君丘壑裏
故園烽火更躊躇

歸田自遣

沈應魁

爲憶玄亭問字歸
菊開三徑亦芳菲
青山綠壑看醒醉
白壁黃金有是非
世味祇甘葷菜飯
歲寒常戀芟荷衣
束籬送酒今仍在
欲踏谿雲訪釣磯

觀休公十六羅漢像

孫七政

果證三千外
圖傳五代前
幻塵迴歷劫
清淨獨諸天
定久彫琪樹
心空現碧蓮
何殊虎頭筆
開室滿雲烟

選入館元詩

趙用賢

皇威赫赫耀天兵
南指樓船百粵平
萬里蠻烟開象郡
三秋海色淨羊城
謀謨自協周宣睿
嶺徼誰傳漢武名
聖澤于今霑異域
凱歌直欲繼堯賡

送趙汝師拜杖南還

沈懋學

莫厭清時見逐臣
主恩深處五湖春
烟霞耐可丹心老
雪曉驚堪白髮新
愧殺虛名成畫虎
愁來吾道繼書麟

獨醒未許漁人笑歸去花溪共釣綸

贈南雄郡守李而進

王世貞

爾父南宮老尊爲帝者師向來麟閣重况有鳳毛奇難
弟曾雙戟中年暫一麾累朝懸賜履萬里借褰帷庾嶺
熊軒過凌江雀舫移宦資裝石見心事買山知喬木風
蕭古漁樵日月私浮雲迴意氣流水瑩鬚眉學稼興時
早看花散每遲不須求大藥卽此是仙資

魚開封侃

前人

魚侯治雄郡貪吏逆洗跡中歲賦歸與妻子猶菜色雖
乖清泌樂終守西山則人事良可悲天心竟焉極

趙太史用賢

前人

天地有完氣汝師乃鍾之苦心爲人綱九鼎係一絲杜
門從耕牧欲然不矜持順風禮空同再拜稱天師偃仰
思立言餘工猶下帷百子雜毫端弭節爲我馳竊窺中
典象在起八代衰

天師謂曇陽子也

瞿太僕汝稷

前人

瞿生狀耻小氣雄三軍帥有志必自酬無鋒可令避合
掌西竺言興文遂餘事禪那有四病宗門無一字却得
阿難陀恐爲博聞累

送瞿師道使大梁

前人

長安草色上鳴珂
繁吹春調四牡歌
太史授圭開赤社
宗藩如帶指黃河
天邊漢節蛟龍擾
雪後梁園鴻鴈多
上客知君頻授簡
鄒枚詞賦未應過

師道兼直外制賦此寄之

前人

十載揚雄賦已奇
始來西掖拜恩時
銅屏夜色宣麻早
閣道春陰視草遲
賜沐不言溫室樹
裁篇空憶上林枝
山東父老須臾在
漢詔還應下赤墀

寄陳太常

前人

帝念先朝折檻郎
徵書賀色動明光
還將白簡酬青瑣
不厭清齋守太常
天峻容臺多日月
夜嚴宣室榜星霜
未須論到波臣事
推案看山也自強

送程正伯

王世懋

兩度談經也自尊
蕭然垂橐去中原
南陽父老思遺澤
越絕諸生識舊恩
刻曲與來舟莫返
蘭亭人去事猶存
知君不薄青瑣意
竹箭于今半在門

過尚湖

有春音集 屈紳霄 字鳳 嘉靖間人 舉

船放西湖得得行
棹歌聲裏晚山青
白鷗知我忘機久
幾度相逢自不驚

秋夜遣懷

前人

落落星河玉宇明
商飈掠地旋魂驚
砧敲萬井月無主

鶴唳五更秋有聲短鬢相將黃葉改新愁漸次白雲生
丹心擬進匡時策肯逐漁樵度太平

石村阻風望虞山

陸九州修吉

楚天風雨夜不斷行帆盡染花間雲寒沙走白江岸
陰壑散青蘿竹分草堂飛管已信宿春山隱几空氣氳
淥酒明燈亦自喜雷聲無那隔溪聞

虞山四景

陳儒

七檜寒青

龍盤鳳翥拱虛皇帶得蕭梁雨後蒼最是夜深明月上
空壇笑語自生香

西湖秋碧

平湖如鏡麗秋空宵渺銀河一道通聞說溪邊有奇觀
風雲接地起蟠龍

梁臺夜月

曲磴高松太子臺瑤華千卷昔曾開滿山涼月風在樹
疑有書聲天外來

殿橋春霽

參差古殿映朝暎湖外烟光遠見村昨夜橋邊春雨足
雙魚飛破落花痕

弔虞山古松二首

陳儒

落落長松獻歲華
琳宮岩鬱瑣青霞
可憐漫作樵蘇計
不及尋常百姓家

伐木徒然起衆諠
楚山從古怨亡猿
傷情最是三更月
俛仰清光無臥筵

黃庄夜泊

瞿汝說

凝霜澹微月
寒林偃凍渚
日旭河始動
枯葭與冰語

經東湖錢工部廢宅

陳儒

昔過楊雄宅
時逢問字船
人文今落落
草色自芊芊
牧豎遊荒樹
歸鴉噪暮田
興衰百年事
嘆息黍離篇

乙丑孟秋下旬四日楊中丞絕命詔獄昏時有氣

如白練起尾箕
間掃紫微掩天樞
五星時在燕

邸目觀感賦二首

楊忠烈漣前常熟令

顧大武

滿地萑弘血
染衣補天功
業竟安歸猶
餘萬丈長虹氣
此夕驟箕叩紫微

十葉山河一線懸
老成隻手欲回天
殺身豈足辭臣責
長繞精誠紫極邊

送瞿稼軒黃門應召

董其昌

矚矚日麗大明宮
妙選才賢應詔同
鳧舄舊標循吏傳
鳳毛洵美謝家風
昌辰瑞草堯堦上
首路梅花古驛中
獻納久懷天下計
封章一出掖垣空

寄嚴道澈太守

錢謙益

侍帝官如謫籍初一揮况復早懸車蒲團已悟拈花案
尺素爭傳倒薤書仙館巖崖君舊築樵陽圖籍我新疏
吳門採藥應相待侯棗陽桃好共鋤

廣東寄答孫方伯恭甫

前人

攤書潑墨笑窮忙散髮蕭然作報章閣筆爲君嘗異味
開函知我熟名香清齋荔子充堂食長日蕉陰轉印牀
會得故人酬贈意披襟分取北窻涼

玉堂雙燕行送劉晉卿趙景之兩太史謫官

前人

玉堂晝暖薰風香雙雙燕尾搖蒼琅背飛竝映銀花牀
託宿交棲玳瑁梁感君恩重巢君幕顧影呢喃前後却
何當鳴梧比丹鳳且願銜花效黃雀啁哳辭歸未忍歸
差池掠羽試雙飛風迴鈴索聲猶在日過花磚候已非
珠簾十二春風促蘆雪孤烟何處宿明年社日早歸來
箭口銜泥補君屋

上巳日泊舟虞山下訪等慈師不遇

程嘉燧

草堂寂歷自禪居山下春光正祓除鄰犬人歸織月後
木魚風落妙香初蕭疎遠岫雲林晝暝帶清流內史書

余携倪迂畫定武帖皆師所賞愛

乘興尋師相賞處筆牀經案獨躊躇

雨中宿受之館惜別

前人

別館風花急停舟問數移莫辭經夜宿已值暮春時身

遠歸難定家貧出每遲消魂南浦上不覺淚如絲

懷拂水故居

聞等慈師以化去

前人

曾同學士碧山居疎栝深房響石渠邀客種蓮通載酒

尋僧看竹度籃輿支公好事時調鶴長者前生是救魚

筆塚艸荒門限冷篋中空銷永和書

清明後晚出北城至頂山寺登白龍廟作

錢謙貞

闌珊春事早啼鶯與客閒行出北城社鼓鼕鼕催穀雨

炊烟續續過清明夕陽古寺歸樵影流水空山吠犬聲

如繡年光仍在眼桃花零亂麥田橫

移居半野堂

八首之四

錢謙益

殘生天與慰途窮是處雲霞媚此翁卜宅已居青嶂裏

移家仍在翠微中映門楊柳妻迷綠菴戶桃花匝匝紅

但放秦人雞犬去也應識路似新豐

未剪茅茨一畝宮斬新書架插西東離襟自笑般薑鼠

堆積人唾蟻蝨蟲典庫收藏三篋在中箱裝載五車同

縹囊緇帙紛如畫好着移居物色中

傾筐倒庋正紛然甕醬瓶齋亦播遷稚子提攜收茗具
小姬搨當拾箏絃長鬚赤脚分魚艇白犬丹鷄配鶴船
若比洪崖作圖繪便教人說是登仙



負郭茅堂蔭女蘿考槃仍在此巖阿亦知欄戶西山少
其奈鶯聲北嶺多垂柳池臺邀好客落花絃管遲嬌歌
西園明月東軒酒雙鬢蕭蕭騷儘折磨

次韻牧齋移居

入首之二

程嘉燧

城坳水轉見山窮一壑平分置此翁粉堞丹崖排闥上
朱欄綠浪到門中言公巷北春泉黑老子祠西夕氣紅
認取主人巢屋去不知城市與新豐

舊館森然松栝宮耦耕今在墓田東鶯遷北郭求時鳥
鯤徙南溟語夏蟲烏鵲不勞三匝繞鴛鴦仍占一枝同
君家突兀千間厦大庇歡顏在此中

咏梅贈王烏程方輪調官歸里

時以不阿烏程相致調

瞿式耜

傲隱風霜不受侵未開先有歲寒心冰魂夜臥羅浮月
玉骨朝凌庾嶺陰非為背時矜獨立祇緣孤性託高岑
笑他桃李爭春色不入騷人白雪吟

登拂水巖

顧雲鴻

一杖入叢筍春泉處處生巖侵湖壑近崖豁海門平雲

徑分樵出風林帶鳥傾盤迴千嶺盡下界一雞鳴

秋日寄受之太史

尹嘉賓

屋梁落月思悠悠清夢依稀到虎丘月滿講臺宵度曲
雲生西嶺晚登樓林香冉冉流清梵楓葉蕭蕭下小舟
苦憶風流錢太史賞心何日續同遊

初冬過上真院邂逅故交向晚惜別

何大成

廢院少來客寒林每獨尋老紅樓殿角殘碧上牆陰忽
謾逢如王遙驚舊斷金流連殊未已白日恨西沉

具牒乞休口占

孫朝肅

丘壑經營已有年每因漂泊一潸然五湖烟水三千頃
看着青箋漾釣船

五年南國四千里一日東風十八灘從此鬚眉饒自在
更教魂夢亦輕安

寄家符乾太守

王夢鼐

杞情雖切豈憂天剝復由人一轉旋舞羽格苗懸舜日
懷山谷岳值堯年九天清閭存鰥寡四海殷憂啓聖賢
莫戀烟霞南浦畔匡時須着祖生鞭

雪晴小飲北山茅三間卽事

錢謙貞

雪壓雲菴晝獨眠偶憑雙屐試晴天窮檐晚日懸冰柱

野服春寒著水田
臧是穀非從過耳
濁賢清聖且隨緣
報慈橋畔何人墓
宿草淒淒起夕烟

楊威侯廟 祠宋將 劉信叔

馮 班

殿堂嚴闕亂鳥飛
日照虛廊燕麥肥
寶劍霜凝爪步氣
靈旗風掣順昌威
中原父老悲陵谷
南渡朝廷漫是非
莫莫椒漿尋往事
塵棲古壁長垣衣

題汲古閣

前人

誰言乏修綆
試向閣中看日照錦幟
色風吹雲氣乾
龍探亦易蚪
蚪識應難自恨年華晚
時來但倚欄

過蒿塘薛孝子道文居題壁

宋奎光

日里寒烟數往還
故人家在野塘邊
堂中海燕增新壘
檻外江湖接遠天
顧我正深風木恨
感君終廢蓼莪篇
聖朝自是崇純孝
特表河東有大賢

初夏出北郭看花步至洗馬池而返

趙士春

道人庭戶少栽花
拄杖來尋野老家
萬朶風前呈醉靨
一叢天土掇紅霞
鋪排錦障春常在
彷彿丹丘路未賒
我欲卜鄰何處是
精廬喜對好山遮

九日訪高道山居

前人

插鬢茱萸一病翁
龍川結伴與誰同
人間曳杖無高處

天外捲頤看遠空金像欲朝塵掩坐雲膏纔汲水連筒
獨嗟昔日經行盡巖桂霏霏鎖梵宮

遊萬松清隱

張大禮

紅塵無路入青山蒼翠叢中屋幾間世事憑渠何日了
乾坤放我一身閒烹茶石髓和雲汲釀酒松花帶露攀
逕入烟霞深更杳可容野老扣柴關

題李氏樂野齋

蔣 棻

世業著文村結廬北山下隙地不數弓位置曠而雅種
竹陰遠隣拜松留古社松非佳自饒花藥雜相帶廣除
明月來敞廈清風寫日可混漁樵時亦通車馬坐看市

朝變真樂洵在野揚扈先人徽良哉繼弓冶

西谷殘碑

孫永祚

丁亥夏偕楊子常毛子晉社集西山披茅得碑洗剔
其文爲八分書明道龜山兩先生律體詩各一首筆
法頗精不能詳其所自也

古人重碑碣鐫銘垂無窮石鼓誦周烈岫嶺揚禹功磨
崖岱宗上瘞鶴江心中寒山可共語曹娥手捫工立馬
荷覽勝荒塗披蒙茸有客同余志指點豐草叢橫仆馬
羸陰倒踣龜趺重土花旣斑駁風雨多磨礧亟呼野人
卒鉤鋤剔其蒙非惟篆刻異亦具詩篇雄有宋兩先生

明道龜山翁何人契心賞勒此貞珉崇飄若鸞舒翼矯
若蛟奮空好事世不乏久埋應見庸安知陵谷遷此碑
不波衝所以峴山淚哀傷徒冲冲東西墓門石大書高
穹窿過客自來往空聞松栢風

虞巖八詠

前人

月出東湖明日落西湖爛兩湖不數里光景互零亂雲
開展鏡奩肩峰朝夕換
大海沸沃焦火輪忽中湧漸升搏扶桑其下五雲捧晁
煜眩不定奇觀信神聳

蒼松路盤互絕頂勢破砥龍脉蜿蜒來台星儼端坐白
雲封其中彌見重巒鎖

青嵐射初日下界烟瞳矐萬家起晨爨人事各怔忡鷄
犬聲不聞忽叩維摩鐘

身在秋雲端俯瞰谷中樹千林初沐霜鋪錦爛春塢返
照收夕紅遊人酒車去

顛崖鳥道絕石洞披蒙茸青羊叱不起縹緲來遠峰瞪
目一凝睇朶朶青芙蓉

高林鳥已集蒼藹濕人衣沈寥山月高夜靜開松扉石
上一清嘯偃佺雲外歸

村烟暝未起鴉背帶微黃日落不到地湖上迴霞光山

頭覽餘景松露已沾裳

登虞山城樓

前人

南沙古來縣烟火屬承平湖水西浮嶂江潮北過城荒
祠虞仲蹟廢巷子游名只有仙人石年年春草生

虞景倡和詩

錄二十首之八

七水橫琴

于宗堯

邑令

廣陵嘗擬聽濤鉤流水泠泠指上鳴牀滿印花鸞樹古
琴和水樂鶴簾清七條泓玉冰心咽兩字絃歌雲錦聲
自愧子人無異術枕函焦尾臥山城

重湖澄鏡

前人

地鏡人間比碧空靈溪猶趁鄭公風郎官清好魚龍在
尚父名高鷗鷺中天日兩眸明秀並鑑湖雙曲暝烟
芙蓉寂寞兼葭遠青瑣朝班幾夢同

書臺餘韻

前人

百代鴻章舊網羅連珠編玉沒烟蘿文存選體齊梁少
臺牘書香吳楚多
吳楚間多
帝子書臺翠掛山屏餘黛色響傳林
幄有清歌政閒憑吊千秋事苔滿蒼碑手自摩

雪井仙踪

前人

石髓含光珠作胎誰攜仙訣雪山來高樓峯頂清凉汲
深剜雲根混沌開齒畔嫩芳真玉液眼中懸秀是瓊臺

欄溪水味偏嘗慣更酌菱罍帶月回

破山勝蹟

陳式

潭影山光也說宗翠屏合沓午雲重虎隨梵響投蘿閣

龍挾吟聲落礪松詩客清晨入古寺引常建句山僧對月數

諸峰引高僧常達句寶幢摩漢千秋立問法依然不露鋒

拂水奇觀

前人

夾礪丹崖萬尺懸南風吹起倒噴泉鴻濛浸影龍歸壑

回復梳翎鶴舞田遠向晴嵐分海氣近穿奇石豁江烟

卽今賴有爲霖手灑作銀濤向碧天

星壇仙槍

前人

誰遺老檜鎮仙壇劍化蒼龍勢鬱蟠七宿芒垂扶骨起

六丁神護逼光寒形分秀出巨靈擘影合風生古幹攢

流作玉膏滋絳土新枝還許碧烟團

吾谷丹楓

前人

誰將重錦裹青山出郭停車繡壑間霞落酒杯宜晚醉

花明霜樹駐芳顏最憐日薄添巖色猶惜風吹點石斑

春縣千葩分秀彩丹丘天與闕松關

夜宿致道觀卽事

陳祺芳

靜院蕭蕭夜風聲和磬聲月穿深樹出人上古壇行酒

面浮花白詩腸似水清高樓一長望河漢正縱橫

好道仍多病，閑心只愛山。
披雲依靜侶，看竹到玄關。
裊露花梢重，衝烟鶴羽還。
宵分猶不寐，危坐石同頑。

九日集嚴相國文靖公祠堂同髻珠駕部暨武伯
次豁堂大師韻
前人

經綸載美致時康，丞相貽謀法最詳。
尚父湖邊堪結隱，錦官城外有祠堂。
雲移絕壁楓留翠，雨浥寒泉菊薦香。
劇愛休公詩裏畫，九秋烟景滿奚囊。

晚春登子游墓

鄧林梓

崔巍古墓傍林泉，馬鬣遺踪石磴前。
連嶺松風吹遠籟，半城屋瓦起晴烟。
鶯花歷亂驚新序，碑碣蒼涼愧昔賢。
坐久斜陽飛絮舞，遊絲時罥帽簷邊。

遊破山寺追和常建韻

李維麟

古磻流丹石，遙鐘出梵林。
麝香遺檜老，龍蛻舊潭深。
花雨沾遊跡，松風入定心。
試吟長尉句，千載振高音。

輓邑侯三韓于公

幾多鴻瘵與流亡，咸賦飛鴻誦芾棠。
百里陽春方有脚，一輪冬日已無光。
峴碑歲歲難收淚，蜀魄年年欲斷腸。
近築高原留骨葬，海虞民庶卽桐鄉。

卷二十五至二十六



常熟縣志卷二十五



集文

奏疏類

定訃謨以祛河患疏

徐恪

先是弘治三年河決原武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于他所以避其害時恪為河南左布政條陳其不可乃止命侍郎白昂往治之七年復決張秋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恪乃上疏曰

臣謹按地志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黑羊山東經



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衛河長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瀰漫似非人力所能支持乃者上厯聖衷軫念運道之阻艱生民之魚鼈特勅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修理功雖略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

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至有爲海運之說者臣嘗歷攷史傳黃河之患古今有之而惟漢瓠子之決尤甚武帝躬勞萬乘臨決河沉璧馬顙神祇又令將軍以下親負薪士卒塞決口起築宣防河在武帝時不過爲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不可已者烏可以噎而廢食哉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遽回耳議者以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有涓涓之流計其淤

淺之處僅二百餘里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
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
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訖能
成功今觀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澱將平
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春雖嘗用功未得竟力
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
勢水勢旣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旣疏之後不能
保其不復淤旣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
而警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策
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樞於履陸一夫之牽挽過於六

羸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有
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
倍也昔勝國時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於河道無甚相
關及賈魯建治河之策內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
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傭工物料衣糧醫藥賑濟之需皆
賴以給故魯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國家漕運旣
由張秋比之勝國尤爲重要興此大役其得已乎臣於
去冬十二月嘗以治河五法缺一不可工料口糧皆當
預備又以水勢不殺則塞決難成塞決難成則運道有
阻欲照景泰年間張秋塞決事例借撥九江等處鈔關

荊州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兩運發劉大夏收用歷懇
具陳不爲無據寥寥數月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
益泛濫决口日深運道日阻所幸水勢趨南十有七八
萬一盡徙而北計將安施伏望斷自宸衷叅以國是
檢臣前奏早賜裁處但係應役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
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石以充口糧之需小民間之
必將感念聖德歌詠載途而趨事赴工無難色矣且
役夫十萬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
世之利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稅不
一慰安人心哉仍乞再勅劉大夏專理其事合用錢

糧悉聽計處戶丁一部力與贊襄俾凡椿草等料得預
爲計片雖庸劣亦當仰體聖意少竭心思待今六月
以後秋水稍落再行相度利害斟酌緩急與劉大夏議
處起倩人夫各從近便各刻期興工併力築塞官吏軍
民中有負智能善扼塞者悉聽取用俾罄巧思並屈群
策用功人夫加意撫恤不亟不徐勿傷其身心懽悅則
用功必力毋計日月必求成功小有僨敗毋輒沮挫夫
治河大計也事至難處功至難成其可易視乎哉乞勅
廷臣議處而行必求萬全幸甚

請召回蘇松織造使臣疏

徐恪

臣聞有國家者多輕東南而重西北及意外之患往往起自東南如漢之劉濞唐之龐勛元末有方國珍輩是已仰惟 聖明天縱德政日新紀綱昭明萬無此理但去冬彗掃天津正當東南分野天其或者以東南民力之竭故出此異以示警歟謹按晉安帝隆安四年冬十二月戊寅有星孛於天津占曰災在吳越晉不知謹後果有變具在本書可詳竊也竊惟災異之見天心仁愛所在惟先事修省以消弭之於未然則災乃爲福異乃爲祥爾今之南京并蘇杭嘉湖等府卽古吳越之境租稅之出數倍於他州而絀綺綿繡之貢歲有常額上供

六宮之用下充遠方之賞近又差內臣往彼織造 乘輿服御所用無幾而工役科派所費不貲禁闈近侍勢位尊嚴府縣奉承惟恐或後一應財物非天降地涌皆民之膏血也若不早爲蘇息誠恐民不堪命怨讟由之而起禍福倚伏不可預測大禹惡衣文王卑服千載之下猶仰盛德 皇上臨御未久春秋鼎盛方當躬行節儉以身先天下奈何以服御之故遠遣內臣勞東南之赤子乎伏覩 皇上卽位首頒 明詔特載蘇杭等處織造內外人員卽便回京是以宣布之日遠近聞之莫不懽欣歌舞以謂 聖德之厚燭知民隱曾未三載復

此差遣無乃執事者之過非 皇上之本意也但愚民無知罔測所自未免有爲惠不終之嘆此微臣所以不避斧鉞冒昧而言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仰遵 明詔俯察下情仍將差去織造內臣取回餘剩絲料發與各府准作歲造支用仍令本處巡撫按咨訪輿情凡可以輕徭薄稅息民養兵及防微杜漸之計悉聽舉行不作無益與民更始庶幾應天以實而災異可弭矣

留大臣以抑權奸疏

蔣 欽

南京陝西等道監察御史臣蔣欽謹奏爲保留付托大臣以抑權奸以安宗社事竊惟天下之事有似緩而急

似小而大者爲天下者不可不預知而力辨之也蓋大臣一人之身似緩而小實係天下安危朝廷得失非急而大者乎邇者大學士劉健謝遷請乞致仕卽蒙 陛下賜俞茲命一下非特臣等駭愕天下莫不驚心者蓋以健等歷事四朝名歸元老當 先帝臨崩親受顧托叮嚀告諭留爲 陛下輔弼朝夕講論治道恢弘事業安固社稷者 陛下正宜日召便殿咨訪謀猷健等值此多事之秋亦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濟艱難上不負 先帝遺命下不失元老宿德以收人心以安天下顧乃坐視國弛忍心避難悻悻一奏不待再辭略無眷

戀飄然長往是何小天下輕社稷如此獨不念先帝之恩命乎且近月以來每聞陛下視朝太遲遊戲無度常與內臣劉瑾馬永成等馳馬射箭市食擊毬健等身居輔導既無格心善策所以屢諫而力爭之以忤聖意乃疎斥之彼職似盡矣而陛下待大臣之道有虧此不可去一觀健等奏內有龍顏清減皆內臣馬永成劉瑾等狎昵淫巧之語以致獲戾聖威惟陛下睿照思之果有之與否此不可去二輔托之臣天下倚重導陛下以繼述引陛下以當道一旦罷之則先帝之命安在此不可去三自七月來天變屢示災異迭

出蒙詔雖有脩省之名而無脩省之實健等心不自安欲引咎自責以消天譴陛下誤許以歸則中二臣之計矣此不可去四又健等時有逆鱗忠言以觸天顏所謂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良由主聖則臣直也陛下正宜虚心獎勵勵忠直之氣開納諫之門天下善言自來今一蔽塞則讒諂日至朝政日非誰與治理此不可去五尚書入閣坐而論道爲天子首相卽古丞相之職與天子共理天下者內外想望風采彞國視爲重輕去之則華夏搖動此不可去六昔唐臣陽城裂麻宋臣司馬光等伏闕候議雖云粗率而直諫之體自如

當時以爲難得今健等固無骨鯁之誠亦以宰相諫而
得名天下後世將以爲何如此不可去七夫七不可去
而去之遂二人掛冠脫組之深謀 陛下獨受疎遠大
臣之浮議其如天下宗社大計何其如 先帝付託之
命何其如陛下繼述之大何惟陛下思之且李東陽亦
受顧命大臣幸以 先帝遺詔見留一去一留自相違
背則不可退休明矣健等先奏欲罷歸不歸恐奸人投
石誠如所言第君子小人迭爲消長去一小人則賢能
進而天下治退一君子則讒佞入而天下亂矧去一大
臣天下安得而無厲階內縱嬖倖肘腋恐因之而生變
健等雖懦不失爲君子瑾輩群小素無顧忌亦不敢肆
爲今去之則權奸竊弄內外不知也所以 先帝必俟
數十年尚遲留顧惜不忍舍去伏望 陛下念先帝付
托之重惜元老輔導之勞收回成命留劉健謝遷照舊
辦事以安人心以固社稷以抑權奸之漸以享皇圖萬
萬年無窮之福實天下大幸

專劾劉瑾疏

蔣欽

南京陝西道御史臣欽謹奏爲急誅賊臣以正朝廷以
甦民命事臣嘗讀書庠序服孟軻君正莫不正之言誦
仲舒正心以正朝廷之論竊自許曰臣倘廁跡于朝君

或不正亦必以是言啓之得正君以事固所願也而今日果於自許之言矣是豈天欲成臣之願乎亦豈陛下欲成臣之志乎請以臣所痛心一事陳之劉瑾陝西一小豎耳陛下腹心之爲左右耳目之爲便嬖股肱之爲忠良殊不知瑾悖逆之徒也蠹國之賊也忿臣等保留輔臣以抑權奸矯旨拿問受杖三十落職爲民矣然朕畝終不忘君况今待命衽席目擊時弊烏忍無言昨見河南浙江都布按三司官爵位隆重瑾輒假示皇命每員索銀千兩甚至三千五千者人皆寒心不與者則貶之貶之而去者有人矣與者則褒之褒之而擢者

有人矣陛下獨不知耶知而用于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賊矣得不以賊爲腹心乎又見刑科都給事中劉蒞指陛下暗于用心昏於行事而瑾削其爵撻其體假示皇命禁諸言官毋得妄生議論人皆寒心不言者失於坐視國難敢言者坐於非法重刑陛下今日如此他日可知待奸臣如此其厚待正臣何如此其薄也以奸臣而用於前後是不知前後有賊矣得不以賊爲耳目股肱乎臣等十三道朝廷之耳目也陛下之腹心股肱也不以臣爲耳目而以賊爲耳目不以臣爲腹心股肱而以賊爲腹心股肱一日不測萬民失主一賊用權萬

臣失望吞聲喪氣在在有人呻吟之聲動徹天地 陛
下憐如不聞縱瑾壞天下事壞國家事壞祖宗百餘年
事 陛下有何面目立天地間乎萬世而下必謂 陛
下不孝也無德之昏主也今 陛下所衣者何衣所食
者何食此皆祖宗之衣食所用者何人所得者何物此
皆祖宗之人物 陛下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賊臣之
天下乎 陛下當聽臣言急殺瑾以謝天下再殺臣以
謝瑾使朝廷一正萬邪不能再入君心一正萬欲不能
再侵今日之國家依然祖宗之國家重祖宗之國家則
聽臣所奏輕祖宗之國家則聽瑾所欺欺之一字 陛
下亦當痛心也臣臨書揮淚老親亦不暇顧也待罪午
門不勝戰慄之至

再劾瑾疏

蔣 欽

南京陝西道御史臣欽謹待罪具奏請殺逆賊以慰內
外人心事臣與逆瑾生同天地一正一邪勢不相立一
誠一僞分不相關賊瑾穢名彰聞天下雖五尺豎莫不
曰吾欲剝其皮莫不曰吾欲啖其肉又莫不曰吾欲粉
其骨而獨 陛下榮其骨而寵其肉庸詎知瑾之逆謀
非一朝矣乘間起釁乃其本心 陛下日與遊嬉憐不
知避內外臣民皆水鏡淵懼罔不寒心臣昨具奏一通

待死闕下又辱聖杖三十血肉淋漓九死而未死者也
伏枕獄內又敢避死而不復請誅此賊以慰安天下乎
賊瑾陰謀不軌反相已形臣願借上方劍以誅之也朱
雲何人臣肯少讓之哉殺一賊瑾以謝天下天下懼怖
矣殺一賊瑾以謝後世後世懼怖矣殺一賊瑾以謝臣
欽臣雖死亦懼怖稱快無極矣陛下將臣較瑾瑾忠乎
臣忠乎將瑾較臣臣正乎瑾正乎忠與不忠正與不正
天下人盡知之陛下之心亦洞然知之而不惑者也
何仇於臣何利於逆而信任此逆賊哉嗚呼臣痛心也
臣感額也臣欽出痛心感額之言而陛下懵然不知痛

癢陛下爲何等天子哉臣骨肉都消涕泗交作七十
二歲老父不顧養矣一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國喪家之
禍起於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先殺瑾梟首午門使
天下知臣有敢諫之直陛下有誅賊之刑臣死亦得
與龍逢比干同堂地下矣萬一不死當轟轟烈烈做一
好丈夫以定國使天下知老父有子如欽知陛下有
臣如欽幸之幸也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以謝賊
臣何忍與此賊同朝乎

東南寇災請蠲恤疏

嚴訥

臣謹奏爲東南被寇地方民困已極懇乞天恩特賜

恤處以濟生靈以安根本重地事臣見頃歲蘄遼以邊
警告徐淮以河溢告畿輔以雨澇告 陛下皆軫念而
存恤之今者東南被寇之地生靈塗炭極矣蓋島倭自
嘉靖二十九年入寇浙江黃巖餘姚等縣去年乃至蘇
杭等府太倉上海等州縣于民居稠聚之中鼓刀恣殺
繼以縱火肆焚室廬民多橫罹鋒鏑群投烈焰其壯者
猶或在奔自救然亦皆失于故業雖僅免一時之淪喪
而糊口無計終填溝壑而其老稚者則委諸中路不能
以顧其爲官府所召募併素載尺籍爲兵者皆柔脆不
教之民如驅羊樾虎盡斃于賊其稍有家業者日夜併

力守禦供應軍需卽細民覓刀錐度日者或運解軍餉
或裝戎器號呼以死而不能以自活其他賊所未經之
地則皆聞風而怖空室而逃子棄其父夫棄其妻瘡痕
滿目流離載道丘墟千里惟聞哭聲目擊耳聞痛心疾
首自是倭寇滿載而歸自以得志比及今年益擁大衆
自焚其舟爲深入之計始攻松江次攻蘇州次攻浙江
嘉湖揚州通泰之間計其所殺傷燒燬奔亡之慘蓋不
知幾倍于前聞之鄉人逃亡至京者皆云賊黨所據無
地無之而地方之人則枕骸遍野而蕩無人烟矣慘毒
至此何忍名狀夫財賦出于五穀而五穀生于三農今

兵燹之餘民幾無孑遺矣雖有戶田而誰與耕乎耕既無人而穀何自而得乎穀無所得卽饔飧之資無纖毫矣而公家賦稅何所從出乎懇乞天恩早下免稅之詔縱地方事寧而稅期已及兌軍又且臨境臣恐有司不敢預必朝廷之意而假斯民以法外之仁瘡痍者未甦而加之以捶楚被繫者未還而繼之以縲紲小民旣已失其常業無所藉以爲生而又懼不免于有司之法于是流移之民其善良者遠去其籍不思復還而其狡健者不肯甘心待死朝夕則皆起而爲盜或投入倭黨爲彼嚮導或墮入島中多其徒黨或招集本地無賴

烏合成群乘間竊發恣行劫掠紛紛之患將何時而息乎臣以爲與其他日以在公之財而爲招集流移之用孰若捐今日之未收于民者以示勞來之意遂鼓舞其欲歸之心而因以安輯之與其迫徵于今日以速其爲盜孰若示之寬恤開其生業以潛弭其爲盜之心而永爲吾力穡供賦之民臣非不知賊勢旣寧之日撫按有司終以 上請但其時已晚無補于臣前所陳者且其所請亦不過因襲免荒事例于存留內乞得分數耳夫國家起運之數大率十之七八而存留之數則十之二三縱使存留之數盡蠲其起運之數必復取辦于民也

夫民救死不贍方且待賑而猶責之以七八分之供與之以二三之蠲是猶遍體殘矣而益之以一手其何能濟臣嘗查得洪武年間 詔免太平等府夏稅秋糧不一而足今日蘇松等處何以異于太平等處而今我皇上之仁亦何少異于 太祖之仁臣願 陛下特勅該部查照東南未嘗被寇地方其農人得以耕種如臣祖遺薄田幸在滄次未至全荒者照舊徵賦外其曾經倭寇擾害地方見今無儲下戶菜色陷亡者 勅令撫按有司設法賑濟其委係妨廢農功田地暫將嘉靖三十三年夏稅秋糧一應起運存留通行蠲免仍 勅該

部作速行文撫按頒示有司使乘稅期未及之時張掛榜文使民通曉 陛下德意

請輔臣奔喪疏

趙用賢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合其機幽渺而實捷於桴鼓頃自天文示異彗出西南臣請爲 陛下正言之臣聞賤臣扣心而飛霜庶女告天而風振以一人一事之微尚足感動天變况在君臣之交而道屬倫理之重者乎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制疏至再三而 陛下留之再四 陛下固以輔臣受 先皇付寄之重係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一日而

失所倚者是至公之心也輔臣至以籍苦處塊啣哀茹
痛而不能不勉承 陛下勤懇之命者亦至公之心也
然臣以爲喪必三年自周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自後
世乃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於衰經之中此特權一時
之緩急而有不得曲顧其臣之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
自數日以來見輔臣瘠毀柴立形神摧弊臣私竊計輔
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 陛下挽留之意欲遂聽
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之久有抱恨於終天
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
而 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臣不知

陛下何忍於此也臣又按楊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
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亦以回籍奪情固未有不出
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 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
請者豈非謂朝廷政令賴以叅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
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有
不能如曩日之周悉而四海人心又且以拘曲尋常之
見疑之亦何能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勲望
積之以數年而 陛下敗之於一日臣又不知 陛下
何忍爲此也輔臣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干天和而動
星象之大者莫甚於此矣 陛下若垂愍輔臣則宜聽

其所請暫還守制卽萬不得已請如先朝故事特勅禮
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爲責限赴闕如是則父子音容之
乖隔于十九年者庶幾洩其痛於憑棺之一慟君臣父
子之間庶無遺議矣然臣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
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爲紀法之司而
任糾繩之寄者也非謂其阿意順旨而將逢迎合之爲
也今輔臣之留 皇上主之既有成命矣烏用是曉曉
者哉逐影附聲希寵要榮背公誼而徇私情蔑至性而
倡異議臣誠不知其可也且 陛下信輔臣之深而留
之篤者豈非以在廷諸臣未有稱 陛下之任使如輔

臣者乎然堯舜不聞以五臣之共職而替其知人之哲
文武不聞以十亂之居列而隳其求賢之心 陛下誠
於朝講之暇悉心體采自內閣講讀以至部院大臣非
時召對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出於
其間以稱 陛下之任使如是則輔臣卽去猶之其留
臣竊以爲當人心而合天心者其事莫大於此敢昧死
以聞

請建儲兼論並封疏

趙用賢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趙用賢謹奏爲
儲議未定人情大搖懇乞 聖明亟舉大典以釋群疑

以安大臣事臣叅貳禮官伏見數日以來大小臣工紛
紛籍籍皆以建儲爲請奏累數十上披陳已詳章累
數百言辭意已竭臣復何能置喙但臣日夜反覆思維
此舉實宗社休戚所關天下臣民瞻望無知
識本不能言而私衷寤寐所不能安又不敢不陳於
君父之前也臣竊惟祖宗家法遠過漢唐宋其深恩
極慮不爲情曠啓嫌端不爲濡忍妨大計事舉度越百
王而建儲一事尤非歷代所可望其下風者謹按本
朝歷聖卽位之初必首舉冊立大典皆載在掌故班
班可攷惟我世宗肅皇帝臨馭最久亦於十八年卽

正儲位未有遲至二十餘年猶日有所待者也累
朝元子誕生無論嫡庶或二三齡或五六齡卽行冊立
未有年及十二睿性已開屬望所繫猶日尚可遲至數
年者也且陛下所法者祖也所欲遵行者祖訓
也然祖訓所載立嫡之說蓋爲朝廷無皇子別有
所徵者言耳安得據以爲成憲而附之今日之事而啓
將來無窮之隱憂哉臣謂九廟在天之靈必有大不
安于此舉者矣且我皇上之正東宮方六齡耳于時
仁聖皇太后睿齡正茂我穆宗莊皇帝曾不爲之少待
豈先帝故薄夫婦之誼哉思社稷爲重不忍言情

以宗祧爲急不難割愛此固累朝之家法而近事之可師者也今待嫡之說一旦自皇上發之驟成命而開厲階臣意兩宮聖母之心必有大不安於此舉者矣陛下篤志中宮以待嫡嗣之生此盛德事也第使中宮而誕育有期可待也又使皇子而胄齒未長可待也今發祥之兆杳不可期而陛下必欲待之於數年之後托中闈之愛而藉以箝盈庭之議臣竊謂中宮之心亦必有大不安於此舉者矣元輔王錫爵清正廉直陛下倚之爲股肱天下望之以主持臣亦習知其必能辦此者當其始至之日慨然以

爲第一事引而身任之矣乃御札之密封揭帖之獨進閣臣禮部初不知爲何語一旦諭從中出忽有并封之命遂至道路猜嫌縉紳訾議咸謂錫爵默有啓告致成此舉然臣竊聞其緒論凡所敷陳於皇上之前者未嘗不切而群疑衆毀一時并集其迹若無以自解雖爲君蒙誦大臣不辭然數千里應召而來曾未浹月踰旬而已蒙不韙之疑何以更使之安意行志殫思極慮爲陛下宣贊於密勿哉臣見錫爵之心亦大有不安於此舉者矣且昔皇長子之誕生也陛下嘗昭告郊廟覃恩海宇主器之托默有定矣今待之十二年乃忽

有封于之命僅等於藩服之稱雖陛下眷念中宮以爲有辭亦安能家置一喙哉臣見天下之心疑且慮焉亦有大不安於此舉者矣夫人君之舉動係天下之安危故舉事一當則當時法之後世誦之以爲稽舉事一不當則當時非之後世傳之以爲戒况冊儲何事也詔旨何言也可令屢遷而數易朝更而夕改乎臣愚以爲宜亟召三輔臣或於便殿或于平臺面加裁決或召九卿科道諸臣盡赴闕下公加詳議如以爲必不可緩乞收回新命仍照原旨卽行冊立此天下臣民所快覩宗廟社稷之大幸也如必

不然寧姑停詔命少需異日庶猶不至成一時之過舉萬世之釁端也然臣又計皇長子十二齡矣未幾而且加冠又未幾而且大婚情竇一開則收攝不易衆好一啓則功力爲難此聖功貴在蒙養教豫所以成善皇上試自反今日之聰明睿知獨高千古可以惕然悟惶然警矣臣愚不識忌諱敢披瀝肝膽布其狂言惟陛下矜愚而採擇焉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論樞臣奪情入閣疏

趙士春

翰林院編修臣趙士春謹奏爲綱嘗立萬世之經人才供一代之用懇乞聖明還樞臣之職以維名教講儲才

之法以禁奪情事臣草茅賤儒世受國恩蒙 皇上拔
置上第授臣史職二載於茲感恩自勵中夜以思今時
事多艱人情積玩外訐內寇餉匱兵單豈獨諸臣才力
不堪驅策哉良繇功名之計愈工而忠孝之性未至故
也樞臣楊嗣昌墨縑蒞事拮据罔效荷 皇上特達之
知簡入綸扉使嗣昌而猶有人心者當念代言非金革
之比累朝有糾正之條聖經賢訓昭布森嚴自應力辭
新命矢報中樞廼讀其勉承恩命一疏計較於歲月久
近之間絕無有哀痛惻怛之念遂儼然服緋到任聖人
之言曰食稻衣錦於汝安乎臣於是歎嗣昌之胸無天

倫目無清議而忍心害理舛悖一至此也伏誦聖祖六
諭必先父母 皇上初政首闡孝經在閭巷猶欲教以
人倫豈端揆可先容其掃棄臣又考之祖制國初升六
部尚書正二品以中書之事分隸之是今之尚書猶宰
相也景廟之用于謙孝廟之用于劉大夏倚毘親切未嘗
以東閣處之蓋以六卿之職展布有餘名位未嘗不足
故也今即使嗣昌而果才也司馬之堂儘堪報効何況
紙上剿撫無救民生令下蠲輸坐傷國體業於封疆無
補豈云幾務可參將來幾務爲重必反謂封疆可卸徒
以梯榮之計遂其卸擔之謀既無以責嗣昌之成功又

無以作滿朝之忠孝臣所謂不如還樞臣之職以維名
教者此也然臣於是更有進者仰窺我 皇上軫念時
艱求賢若渴不得已而破格用人奪情起復者實繇人
才缺少之故然臣以爲天下未嘗無才而皆向來大臣
不肯實心講求之過也夫無事不講儲才有事輕言破
格終身之職業未見他奇而一日之機緣已蒙倖進此
豈可謂用人無弊之道哉臣謬懷管見不遑詳舉敢以
一二爲 皇上陳之今時事最急無過兵餉屈指中外
但得數十人而天下之事集矣督撫者治兵之人也得
其人以聽之本兵則鎮戎道將可次第問也布政使者

理財之人也近來視爲監司嘗秩而不精求其選計無
誤於此誠得其人以聽之司農則屯鹽鼓鑄可覈實舉
也凡此數十人者其始莫若責之大寮之保舉而又非
泛然舉之也宜倣古周官六計分其科目而辨論之如
所謂廉而辨者理財之選明而決者治兵之選是也得
其人而衆皆曰賢付之中外職掌可也得其人而不敢
遽信其人則但置之班行時賜接見敷奏明試深觀而
熟察之嘗使所儲之才多於所供之職又安用此縲經
之夫宣勞王事乎於是明著令甲永禁奪情綱常名教
昭然白日豈非大聖人立法超出尋常萬萬哉臣所謂

亟應講儲才之法以禁奪情者此也臣新進孤立何敢
輕瀆宸聽惟是結髮受書臣父隆美嘗教以臣之祖先
臣用賢當神祖初年輔臣張居正茂倫起復臣祖慷慨
建言爲鄒元標諸臣之倡幾斃杖下腊其敗肉以示子
孫臣雖愚陋敢背家學而忘先訓乎如今者坐視樞臣
蒙面入直綱常掃地而嘒嘒不言是上負堯舜之生而
下忝所生矣有臣如此將焉用之昧死陳愚罪無可逭
伏乞聖明垂照焉臣不勝隕越戰慄之至

序類

送許少府之任常熟序

唐歐陽詹

始入仕一有縣尉或中或上或繁銓衡評才若地而命
之至於繁無得幸而處而繁中之美者尤難其人今年
孝廉卽高陽許君授常熟尉者實繁中之美君十三舉
明經十六登第後三舉進士皆屈於命去冬以前明經
從常調蔭資貴中之乙判居等外之甲旣才且地擢以
是官夏四月隨牒之官君玉貌青春芬芳有蒨望棠陰
而委質鬱蘭陔以辭親征車鱗鱗所往在目異時九仞
由茲一簣在邦由家施不出於忠信許君常以爲已任

夫何恤哉士之生懷四方之志軫念於離別非所以爲士也行乎

鄭東聯璧集序

宋 濂

杲齋之文氣韻沉雄如老將帥師旌旗火鼓繽紛交錯咸歸節度曲全之文製規俊整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煩曲盡情意然皆有臺閣弘麗之觀而無山林枯槁之氣若二先生亦可謂間世之士乎曲全之子思先洪武間官至福建布政使

新校延平答問序

周 木

延平答問者于朱子述其師延平李先生答其平日之

問以明其傳之有自也先生之學得之豫章豫章得之龜山龜山實得之於伊洛伊洛之學則有得於濂溪其源流之正授受之真不啻日月之明雷霆之震雖聾瞽之人有不可掩者朱子固以豪傑之才聖賢之質嘗汎濫於諸家入出於佛老者亦既有年年二十四爲簿同安始受學于先生之門服膺先生之訓剖微窮深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故嘗曰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釋老之說皆非又嘗與先生論易聞之悚然曰始知前日空言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先生亦嘗與友人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所論難處

皆操戈入室今既見儒者路脉一味潛心於此端明
汪應宸亦云元晦師事延平久益不解嘗言每一見而
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先生
之學雖出于羅楊而自得之妙則又青于藍而寒于水
是豈朱子之出其門也然其學也妙體用而爲一合顯
微而無二實斯文之正脉吾道之的傳與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無異趨者而未學晚生未窺戶牖有或以
著述少之嗚呼天地之能不可見觀之春夏秋冬可見
孔子之能不可見觀之顏曾思孟可見先生之能不可
見觀之朱子當見之矣則朱子之所以得爲朱子實賴
是編以啓之也木思覩有年徧求于人而不可得深愧
寡陋未考元史從祀之詳成化乙巳乃復上請于朝併
乞校頒其書羽翼正學有司置議事不果行既六年乃
得延平郡庠近刻本而讀之承傳舛僞益增疑懼又三
年始求得嘉定間刻本而校正之比近本既多後錄而
復僭爲補錄以附于後刻之嚴郡傳示將來俾知朱子
有得于先生而先生有功于朱子誠如雷霆日月之不
掩矣

常熟縣水利全書序

陸化淳

水利全書者我耿侯三年中所講求於虞而實見諸行

之規畫也虞之地三面阻海及江形勢極高一面控引
上流及昆承諸湖以達於海又極旱旱利恒賜卽高區
已號涸轍高利恒雨卽低區已悲沉竈以常熟之名蒙
常荒之實者隄防通而不塞溝渠塞而不通拱手以俟
命於天故也是以築隄防濬溝渠並爲治虞急務就二
者較之隄防以坵以畝爲量隨方塗葺隨時補苴無大
壞亦無大興溝渠動包數區綿亘數十里不大興卽大
壞矣侯留心經世未下車時已洞悉此中隱情一經親
歷端委畢見遂毅然引爲已任參酌緩急次第興工工
竣於此嗣興於彼意若謂在地方一日且爲地方辦一

日事者而比及報政則從來湮廢之跡已一一修復矣
夫謹蓄洩以弭旱澇厚實也以一勞而博永逸遠慮也
小人卽朝不謀夕豈不亦自爲糊口計而因循相依以
至今日大都爲工費浩煩倉卒無所倚辦則當道爲之
梗尸其利乃欲避其事則豪強爲之梗赴役者多服役
者少則刁頑爲之梗鬻法者多程功者少則吏胥爲之
梗甘苦之相畸勞逸之相懸張弛之相左則怨咨爲之
梗此五梗者水利所以俛興復廢名興實廢之大竇也
而獨無能梗我侯非不欲梗無可梗也向者經始福山
塘人頗爲落落難合及三丈諸浦梅林鹽鐵諸塘漸次

告成始相顧以爲神功今觀此書中綱領節目則公之
匠心操縱而坐觀其成已有日矣其役不逾時功臻永
賴豈偶然哉士民易與樂成業已隨濬治所及伐石紀
功東北際海西屬之江頌聲洋洋而是書實司左券不
可以無刻于其刻也余因僭題首簡庶幾後之見是書
者無替侯嘉惠虞民之志云

海虞沿革議序

陳禹謨

吳中財賦甲天下以故令吳者必以理財爲鉅要云乃
財亦不易理矣歲之輸也有涯而弊也無涯姦民猾胥
百相謾也百相匿也自非爲令長者一舉而振刷之揚

權沿革間務中肯竅而條列之以畫一之法卽絳繆寸
紙切里徵材亦何益之與有吾邑上供之數歲不下四
十餘萬此其賦不輕矣而弊亦緣而叢焉輸將繇使遞
及橫加追呼一至輿臺得逞于素封矧在窳民貧鄉乎
勢不轉爲溝中瘠有轉而徙耳于是一切規辟之計行
豪右受其寄托椽史巧爲隱覆至有均編戶之列而特
漏版啣等食土之毛而坐逋公賦者甚而戶經流移則
取償里中之代機熟傾危則虛懸烏有之籍貪踰谿壑
則攬役爲侵牟之計蛆蟻蚋蠅一出而民數年不食此
其爲蛆蟻蚋蠅亦大矣弊之積也長此安窮哉楚幻然

段侯自闔而移令吾邑也甫下車卽雅意求瘼吏民見者輒問所疾苦語次尋繹已復討故實以相參究不暮月間凡利可興弊可革者業洞若觀火邑故饒水潦魚鱉之壤亦不乏磽确蒿菜之區侯出入周賑稀有安居時高則溝之下則隄之舉甫爲雲決渠爲雨庶幾有池陽谷口風焉他如薄刑溢不寃之聲逋賦蒙勿收之惠虛懷延攬量同轉圜發姦摘伏號稱神君類皆治行之恢卓者至米鹽靡密見爲煩碎然侯力能綜理之真可謂處官如家者矣乃侯獨念之曰令式跼人不可以成官政所不能于令式外規事建議以晷經遠邑安所事

令爲爰酌沿革凡十七款大氏爲理財設者也語曰堂上不糞則郊草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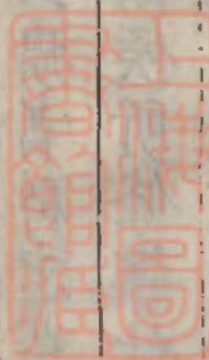
衙蠹首肅侯其鏡釐弊之要

乎峻反坐之條而富放貧差者竄矣絕疊役之累而日腴月削者寧矣實徵準之冊下莫售以虛矣清由核諸單上可稽以實矣包收有禁私收有禁分隸追呼擅取爰利者有禁而浮淫兼并之徒摧矣管子曰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貲也于是有清丈之議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爲不殖出三夫之稅故邑無放民地無曠土凡驅而著于本也于是有開荒之議晁子曰堯湯水旱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于是有積粟之議

戶有逃亡責代償者何辜區有登耗槩取盈而奚忍于是有抵補之議輸便于北軍輒詭脫南運之艱籍占于任陽率盡屬積逋之列于是有均派清刷之議若縣總一役則通邑之輸將繇使彼得紀其數而上下其手尤弊之府也一舉而謝絕之又非所謂塞水自其源拔木自其本者耶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于野也則爲私者寡而侯得之矣茲議也行弊端一塞利源普汜此二百年來所曠見者侯之有造于民詎不侈大矣哉邑之人蓋爭舉首加額謀尸祝侯而間有一二稱不便者可母怪也大率非常之原黎民懼

焉試觀之嬰兒不別首則腹痛不擗座則寢益而別首擗座必勤慈母之攜持猶啼呼不止者彼誠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昔禹決江疏河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則諸耨不便者復何怪乎傳曰斷而敢行鬼神避之方幸侯一旦究其施設而侯且以內艱去嗚呼侯卽去而令甲自在也先時侯嘗上其議于當道具見嘉納乃知仁人君子一心于民瘼者辟之草木則臭味矣侯之行其門人歸生某等請侯所條議付剗劂而委序不佞不佞經生也知小計而不知大會胡敢越俎而弁之抑所聞文中氏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

侯之議可謂能盡天下之心者已直一邑乎哉侯異日
者有事于江南按成議而究竟之茲編可覆視也敬拭
目以俟



記類

破山興福寺再修功德記

唐人

此寺始自齊始興五年因邑人郴州牧倪德光捨居第
置之是爲大慈寺至梁大同五年改爲興福寺自爲邑
爲寺歷陳隋四代迄于我唐甲辰歲歲餘三百年會昌
末釋教中圯僧難聿興武宗斥去浮屠法寺毀大中踐
祚再恢釋教俾飾伽藍先是大檀越主吳興錢公某吳
郡顧罕汝南周垣與彼親友兼募信士助修塑像添建
殿堂赫赫垂芳傳之不朽以雋僑居是邑廢之興之耳
目相接俾書其事有愧斐然中和四年六月五日記

教育言氏子孫記

袁甫

言偃字子游舊宅在縣治之西唐開元追爵吳侯本朝升爲公慶元間令孫應時卽學宮建祠于明倫堂東偏後令遷其祠祀事弗飭有識嗟惋今邑大夫王煥移書諭余曰聖道薰蕪心甚愧之今且一新矣東廟西學前殿後祠奠薦攸序旣順且嚴嘗訪公裔孫則降在編民罕修儒業由是卽新學西齋扁曰象賢聚言族子弟其中縣給贍養之資買書延師朝夕訓導擇齒長者主公祠宇又慮歲月寢遠美意難繼則爲之節冗費得緡錢六千三百買田以畝計者四百有五十歲收米以斛計

者三百有八十庶貽永久願有記焉余歎息曰是舉也可謂知禮矣禮天之經地之義人道之所由立而國家所以恃爲元氣也昔者夫子與於蜡賓實有感於魯喟然發歎子游遂問禮而夫子歷言上古中古與後世之變而斷以禮之廢興子游凡三問而夫子三答皆所極言禮也異時燕居從容子游子張子貢侍從言至於禮而子游又發領惡全好之問夫子然之攷諸檀弓所載以曾子之任道尚推子游爲習禮其褻襲一節則曾子慊然自知其過與他所論禮皆精入毫髮得聖人之傳至於論子夏之門人則謂僅可當灑掃應對進退之

末而本之則無然則知本斯可謂知禮此正夫子所以
大林放之問而未可以子夏之論小之也且子游吳人
也泰伯端委以治周禮其源流有自來矣而况講習於
洙泗之間巍然在四科之列武城絃歌之風回視斷髮
文身裸以爲飾者其氣象果何如故子游之言曰直情
徑行者□□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品節斯須之謂禮嗚
呼一日無禮則淪入於□□甚可懼也故始之創祠知
禮也後之遷祠廢禮也今王君大修學宮祠先賢而教
養其後裔於是乎能復禮而言氏子孫藏修其間者又
能夙夜服習則禮之興也其庶矣乎傳曰禮不明則上

下昏何以長世然則斯舉也於國祚亦有關焉是不可
以無述廼爲之書宋嘉熙改元四月癸未朝散大夫試
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袁甫記

常熟縣端平經界記

杜 範

浙右多大縣常熟田賦殆與他小郡等紹興經界迨今
未百年田額僅存籍之在官者漫不可攷胥吏飮口腹
養妻子其間朝竄莫易蠹弊百出田而不賦者有之賦
而無田者有之重以濱江水囓與夫抵罪而沒於官司
者日侵月廣故昔之田以畝計者二百三十一萬爲苗
七萬二百石爲稅若折買錢九萬四千緡今督於官者

僅三之二而又多取之白納取之斛面取之點合利擅豪貴細戶禁抑莫訴下困上迫令率以不善去來者睨不敢前端平初元秋八月王君煥實領是邑問民疾苦皆愀然蹙額以賦役不均告會府檄修復經界王君深念之曰籍壤滋久新之實宜矧上有命何敢不力顧余始至民志未孚懼弗從也弗從而強之則舛矣乃搜剔宿蠹蠲弛苛歛孜孜凭按日與父老相唯阿於庭居數月信浹意親民相與語令字我非厲我者王君聞之喜曰可以就茲役矣於是攷舊額選衆役按紹興成法參以朱文公漳州所著條目隨土俗損益之鈐式以狗禮

鄉都之受役者詳爲開說俾之通曉無疑然後出令爲期衆皆歡然率田若地標氏名畝步於墜間驗其實者因而書之否則量而會之準紹興成數一無求贏者闢地爲田以田爲地者書實業昔之逋賦匿契與詭挾之弊釋勿問而申禁其不悛者常平田安邊田學田圭田與沒官之田別爲籍文書之費悉從官給士民之赴期會以僕隸者聽鄉井間吏一跡不到也由是官民一家小大競勸如順子弟之與父兄不待督而從縣五十都都千保其履畝而書也保次其號爲覈田簿號模其形爲魚鱗圖而又稱官民產業于保爲類姓簿類都保鄉

于縣爲物力簿經始於端平二年之夏訖事於是年之冬圖籍既定則又均其折色之偏重者蠲其征繇之加歛者裁定其田與賦高下之不稱者通一縣之田計二百四十萬畝有奇除二十萬爲官田賦入隸諸司餘民田得苗六萬六千二百石有奇稅折錢九萬三千三百緡有奇載諸戶版坦然明白民以實產受常賦爲砧基簿印於縣而藏之家有出入則執詣有司書之強無幸免弱無重困雖惇嫠幼孤皆知其自有之業與當輸之賦汚吏猾胥不得加尺寸升合以擾之其視前之紛錯戾亂若改邑而粲殊之也於是常熟始以佳地稱於浙

右他大郡莫儷焉向之睨不敢前者將競也後矣王君以書來求誌曰爚不躄冒領巖邑而又舉此重繁之務幸也人不我貳相與叶力以躋於成授代有期皆邑人之賜也扶植之俾勿壞爲邑人他日賜於無窮者又賴後之人猶之水也澄而清之雖難撓而濁之易耳吾懼其弗永於清將復爲民病也願子與我誌之以告來者余曩嘗督斯役于烏傷矣畝量步會閱三歲而後成旁視他邑猶有窘步其後者今君成百年之曠於數月之間上下帖然相安若未嘗有所興作者余固不足以及語其能也鄭子產非能者耶其始執政也民怨其

伍我田疇謗讟並興遲以三年而復頌歌之君乃致速
若是方且切切焉引慮却顧爲經久之圖以利斯邑然
則君其可謂能而仁矣余何敢不爲邑人志之繼自今
令之來斯邑也按斯籍也按斯圖也母玩其成而易之
也母恥於墮而焚之也母付之吏手而蠹毀決壞之也
則官無虧賦民無橫輸上佚下熙俾常熟永爲浙右佳
地而焜耀言游舊里於千載之下顧不休哉君少登儒
科有志當世施於邑政寬猛有則不震不悚載籍頓清
廼創義役以息訟修廟學以明教一邑之內百廢具興
耳目煥新蓋疾病旣去精神必復衣冠儼然可整也然

吾聞賦役之不均者十邑而九令有意於民求君之所
以易於成者倣行之則是役不患其難百姓庶乎有瘳
矣然則予之誌也豈徒爲常熟邑人而已哉嘉熙二年
秋八月朝奉郎右文殿脩撰新和寧國府杜範記

宣風樓記

王伯廣

樓以宣風名紀政也易於巽其象爲風其位爲東南其
時爲長養萬物有虞氏得之以阜民財於是有薰兮之
歌尹吉甫得之以美大臣於是有穆如之誦罪無輕重
功無大小使言偃弦歌之化當太平有道之國雍雍乎
和可知矣常熟古南沙也今爲姑蘇望邑土博賦衍民

繁事劇縮縣章者每難其人紹興之二十年政五六易
規矩準繩莫一所守冬十有二月乙卯今曾大夫以王
命來智足以知勇足以行御吏如西門之治鄴愛民如
子產之治鄭指顧之間政以善聞邑人宜之凡廢未舉
斬一新焉先是直縣治之坤隅民居有架崇庀於上其
左蓋闕如也相其陰陽厥有低昂士庶雅有創樓議矣
至是以請大夫曰止止吾至未幾遑急爾耶衆曰我食
我力我木我石無費于公以慰我私大夫乃命卜筮乃
經乃理乃徹其庫乃圮其址巧者環斧壯者攢杵無煩
戒約其來不可禦也蓋度材於二十一年之夏四月至

五月巳巳工以畢告近遠少長奔走瞻望惟時歎暑冷
冷之風自橋而下咸用忻快迺有幡幡然被黃髮者歌
而過曰風之仁兮物之春兮風之德兮物之殖兮誰其
布宣大夫賢兮繫大夫賢樂堯天兮衆鼓舞和之因撫
其辭以名斯樓且告鄉人王伯廣請文于石以係他日
甘棠之思者大夫名構字叔重清源人大丞相宣靖魯
國公會孫其爲政蓋有家法云

常熟新建順民倉記

郎淑

治平二年河內向侯作新倉成嘗語予其始終曰吾至
之初見太守穎川陳侯席未煖陳侯曰常熟大縣也攻

其民版之數至四萬戶歲輸之粟至八萬石有倉汗庖
迫窄纔容四分之一濱江之民遠者百里水浮陸走捆
載而至倉或既盈則累數夕而不能輸輸於州又病其
遠此一不便職是歲常散蓄於浮屠之居廊廡皆滿蓋
藏弗謹塗墜弗完得無有以誨盜哉此二不便蓋遲君
之來也久矣君其圖之吾退而自惟倉廩蓋今天下郡
縣之先務京師兵儲祿廩之出入一皆仰給於東南蘇
又爲東南之劇歲入之粟他郡莫加厚焉吾邑雖不腆
其敢後其所先務耶矧其弊又如此宜陳侯有以告我
也及吾視事之日見吏民尚其故尤爲不便者凡幾然

而獻計者又不出陳侯之議也於是訪縣之北得隙地
數十畝以營築焉始召民而諭其所以作之之意民旣
病此而已久莫不奔走以聽命咸願治材於家請期日
合而成之旣而至期倉遂以成予謂二侯皆能以材名
於世所至莫不著見風迹至興利去害便民皆其所素
蓄沛然而有餘夫以沛然有餘之材相與叶謀治其因
民願欲之役故其成也空不勞而功多其榜曰順民蓋
得之矣若夫世之從政者利害較然居前畏謗忌讒謂
謂然不肯一日出其力則又諉曰愛民斯不遠哉夫愛
民莫如古人古之人有爲豈天作地生斯亦出於民而

已耳估視利害如之何豈顧可爲而不爲迺曰愛民哉
此大不然昔者子產嘗以乘輿濟人濂洧孟子謂其惠
而不知爲政凡以此也而侯亦以予言爲然因刻之於
石俾來者有攷云時熙寧元年三月十一日將仕郎前
守沂州臨沂令郎淑記

濟農倉記

張洪

理財正辭孔聖之心見於易預防患難周公之志形於
書道雖極隆時雖極治亦必以財爲養民之本理財之
道備然後防患之慮周故堯湯之世水旱不能爲凶
也欽惟太祖高皇帝臨御萬方脩復古聖王之道樂

歲粒米狼戾則歛而藏諸民間凶歲民食不足則發以
賑之行之旣久下民弗虔名存實廢聖天子萬幾之
暇惕然念之乃於宣德五年分命六卿巡撫天下郡縣
爰是工部右侍郎廬陵周公來旬來宣以惠南國歷巡
江南諸郡惟蘇松常之賦比他郡相爲倍蓰壤地不過
二千里而京師百萬之衆恃之以供物產人力宜其竭
矣當春夏之交農民之力畝畝而餽粥不繼未免出加
倍之息資之富人富人與之若投餌穀始登場則勾取
其子本以僅存之餘供倍蓰之賦不足又舉而償之是
以常賦未充甌釜已無烟矣公深悼之達旦不寐思所

以援之之策七年秋會詔旨以庫藏之儲平糴及勸富
人之粟以待凶荒公與蘇州府太守况公同心同力以
全活窮民爲已任出庫儲糴米三萬石勸借富人九萬
石樽節漕運浮費五萬石搜剔豪右侵占絕戶田租一
十二萬石通二十九萬石分貯六縣每縣置倉六十間
常熟貯米五萬餘石增置倉四十間共百間總曰濟農
倉蓋以農爲天下本蘇松之農又爲京邑之本知所重
哉明年夏江南大旱民無食輟耕待斃公發濟農米賑
之困瘁者生氣出死力以挽桔槔轉川澤之流代爲霖
雨枯槁者潤澤焦卷者始芄芄矣適遇海船自諸蕃回

供費浩繁庫藏赤立公私沟沟懼弗克供公以濟農米
廩食之民不知費邊海軍士乏食公從容指畫餽餉相
繼軍民蘇息宜少安矣公方竭心勞思以營來歲之計
稽攻民間所入之賦去其浮費三分之一民受實惠銘
刻心骨旣而常賦充足又收羨餘得精糧三十五萬蓋
取豪右侵漁之資非加賦也又增貯六縣倉獨常熟居
其三分之一益倉廩四十間通一百四十間廉隅整飭
如矢之直結構完固如竹之密風雨鳥鼠之害遠不相
及工不告勞民不知費何其敏哉以公知人善任使命
常熟縣主簿郭南專理賦稅南亦感公知已盡心力而

爲之防慮周密纖悉無遺條塲之月賦已告充自洪武
初至今未之有也倉廩旣成糧米充積居人過客瞻望
者嘖嘖載路旣而曰家有成法尚欲傳之子孫上有嘉
謨可不貽之於後於是官吏者民糧長里百僉曰天
子恩詔公敷布之窮民之生公全活之無所論載實爲
缺典乃相率造於舊史之廬請紀其實子按太公立九
府園法所以權輕重之宜使農末相資無甚貴甚賤之
貨而常平義倉實託始於此得聖人理財之遺意今以
濟農爲名則所重在農農重則本固本固則百度舉常
平義倉之制亦行乎其中矣且使農民知其爲我而設

雖有旱乾水溢有恃而不恐誰敢放逸其心志或有侮
予者乎有一事而兼衆美者此之謂也詩云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言君子之所行小人視以爲法信斯言也則
斯倉之建其引而弗替哉自成化以來興守者匪人倉
廩悉皆頽圯米爲豪猾所侵弘治八年巡撫都御史朱
瑄委本府同知萬祥重建公廨五間抱軒一間倉宇六
十間

趙段圩堤記

歸有光

虞山之下有浸曰尚湖水勢湍激岸善崩湖堙之人不
能爲田往往棄以走有司歲責賦於餘氓而趙段圩當

湖西北尤窪下被患最劇宋元時故有堤廢已久前令
蘭君嘗興築之弘治間復淪於大水嘉靖丁酉予宗人
震卿占爲己業傾資爲堤堤成填淤之土盡爲衍沃而
請記於予嗟夫自井牧溝渠之制廢生民衣食之地幾
棄於蒿萊之間者何可勝數有司者格于因循積習之
論委天地之大利斯民愁苦哀號側足於尋常尺寸之
中率拱手熟視不能出一議而漫謂三代至於今其已
廢者皆不可復夫未嘗施唇刻之功而徒諉曰不可復
予疑其說久矣觀震卿所爲其力易辦而功較然更數
令獨蘭侯能之至蘭侯之業敗已又四十餘年爲沮
洳之場莫有問焉者何也天下之事其在人爲之耶事
有小而不可不書者此類是也

楊侯德遠塘記

翁憲祥

縣令之設最爲親民親之則思利之矣顧利一人易利
千萬人難利一時易利千百世難蓋費不十者利不百
不暫勞者不永逸民不可慮如而可樂成故曰非常之
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自古任臣類若此
漢東楊侯來董吾邑歲一旱一潦侯徒步禱禱輒應然
一意補救弗遑籌遠閔再歲稔穀登乃進父老而咨之
曰邑田受水孰甚厥患曷由衆曰田數孽水無甚潭塘

任陽而其病源由雲和塘久圯塘界長洲五十里震澤
梁溪百瀆諸水悉灌邑之白茆而塘其委且西連華蕩
旁接兩湖驟雨衝擊塘岸善崩濱塘之田一望巨浸民
奈何不爲魚也侯日夜蒿目搜積年漏隱覈上供羨餘
財出公帑力分巨室民勞擔負無苦累賠其間游惰或
憚跋涉或較延袤或逡巡不敢發軔或遷脫希其中廢
侯毅然曰是役也斷于必成有撓若程者付之法由是
麗者起仆者興父老率先縉紳協贊童劉屠諸佐後先
董作舂插如雲版築如市合抱之木尋丈之石陸輦舟
運鱗次輻輳不三月奏績直如都衢堅若峻垣樹桃柳

石揚旆而後喜可知也又慮石縱而不橫非持久計復
橫四尺高一尺壓其口所謂周道如砥矣塘工竣界涇
病涉復甃石橋以跨之曾不踰時霖四溢不數武爲隣
境皆用沮洳而我田無恙民乃懽呼頌楊父生矣夫侯
以天地之心奮風雷之斷爲一方開百世利而目前驩
虞曷足爲侯道哉粵稽前哲如程伯淳簿上元盛夏塘
潰少遲則害稼調役塞塘以濟乃白監司范仲淹治泰
州築海堰衆始譁范力主持堰卒成蘇子瞻知杭州造
堰限湖水復堤六橋通南北號曰蘇堤侯之棘于衛田
也則塞潰弭患之遺意也排衆議而刻期底績利賴無

疆幾與捍海障湖之功埒程之塘范之堰蘇之堤與侯而四矣邑士民呼塘爲德遠塘橋爲德遠橋堅碑界首具述以告不佞不佞僭志之以識河洛思功之意云

銅鼎記

陸深

海虞王君文潔善文博古嘗獲一鼎其識曰維紹興丙寅三月己丑太師秦公檜一德協濟配茲乾坤乃作銅鼎賜家廟以奉祀子孫其永保是蓋宋高宗所賜而其相秦檜所從史者也文潔讀之愀然憐岳武穆之冤而鄙其當時君臣所爲棄而勿顧久之當正德辛未賊入江江南騷動文潔又慨然思得若武穆者之爲

而又恐若檜者以害其成功乃發憤卽家山作萬松樓以祀武穆而以所得鼎奉焉旣又範銅像檜跪于鼎足間若伏罪者以向武穆云是舉也可謂雄偉不群者矣而文潔固奇士也哉按史載檜殺武穆在紹興辛酉之冬至丙寅之春乃作家廟遂有此賜五六年間和議已成忠賢盡擯固自以爲百世之勲也觀鼎銘所稱以君諛臣若此計一時頑鈍無耻之士道盛德于前誇成功于後者何限也抑孰知百世而下人心好惡之公不容泯滅雖聲色之間亦有甚于鍾鼎刀鋸之所及者而况其他哉人可不自力于爲善也予嘗道西湖拜武穆墓

下睹所謂南枝樹銀瓶井焉又一檜樹中剖而植其前
固亦謂之秦檜也疑皆好事者所爲又聞湯陰有武穆
祠戶外鑄鐵爲檜拜焉凡一方疫癘者必禱禱者輒持
管箏踏擊鐵檜或十百千數皆如所祝輒得福事雖涉
怪誕于此益以見人心之公而忠賢正氣流行于宇宙
間鼓爲風霆照爲日星形爲川嶽真有不隨生死亡古今
而變者則此樓也謂非武穆之所饗耶而文潔固奇士
也哉文潔名澄別號竹泉有子曰授賢美而勤嘗問學
于予者予知其庭訓義方之貽遺安振宗之具激勸之
微權皆類是予友姚君尚綱最能道之作鋤鼎記

睢陽泉記

孫七政

陽泉者虞山之東麓睢陽祠井也遡虞之靈西自金
陵東折攝山行五百里而遙又祖其岡春則西南自天
目行千里而遙東北一支之最杪也而山且特介江海
間其鍾靈長其涵秀偉以故列聖之遺墟群仙之窟宅
往往在焉蓋江左之輿都也選其靈秀則或洩而爲人
英或鬱而爲神廷或產而爲靈草名泉泉惟焦尾最奇
可冠江左而久湮邑里別有小記他以澗以石名者自
余祖穀茶泉而外不以飲名惟以井名者則多靈長源
而爲井泉者有六好飲人者惟四曰舜井者坎井也在

山陰容不過一勺而湯之年不縮堯之年不羸曰墨井者言游井也在邑里色比西黑水可作書其殆精華之液乎今湮於蔣柱史之宅東廂下而兩泉皆不飲人曰丹井雪井者皆仙井也丹在山麓爲朱鶴藏靈之穴雪在山頭爲飛雪融空之墟兩泉皆飲人而雪阻難汲其尤稱寒冽可雁行金惠間者則曰睢陽煮石而煮石隱鍊師家秘莫傳惟睢陽之澤遍邑中顧泉之性靈且僻絕不喜飲啄腐吞腥輩惟好飲山澤癯及衛腴士尤汲汲濡文園之渴吻間則弔詭者時亦佯慕名汲去飲飲而不甘雖甘輒不與性靈相會以是益知泉之靈井在

睢陽雙節之東祠南石欄下舊有亭製甚古古木數株婆娑其上蓋神明所依也萬曆間亭忽圯井冽幾不食山澤癯王生過而心惻之爲屬飲泉而甘者更甃而葺之井始復初然竊有感焉夫古稱鴻漸之品泉徧江山也而是泉也接壤吳會產於名山今昔猶是也乃獨寥寥天壤冲焉若遜名然者雖未知井出何年代要亦山閔其靈泉伏其源有占隱君子之風固空虞仲之逃其蹙也迄今則下士飲水上士飲和雖雲囊石髓之餌桂魄榆芒之英碧潤飡霞丹房屑玉皆是物矣是將一飲而霍然病已再飲而冷然風生終飲之遂能滄長生久

視之精飄飄爲羽人徒此顧非靈泉之佳錫乎而邇其
源實深遠矣山惟有祠故井不廢井惟有楚故泉日新
則凡拜井之賜者自宜思神明之澤而且旌好事之勳
余本消渴氏之外史也自余先漱石枕流而後世飲泉
之德故品泉獨殷勤且旌之銘銘曰鑿雲根兮竅靈液
幽千古兮俟今日濬伏崑崙洩東極久能吸之激精魄
中有石髓孕丹質世人入山杳難卽許誰咽吞霞上客

焦尾泉小記

孫七政

焦尾泉在邑之西里因在邑琴川之西得名有細泉涌
道周清甘可淪瀦之爲井復流而爲泉自琴川漚後井
亦湮而時有沮洳在平壤間稍疏滌之則澄然一泉也
夫江左之以泉名者皆井也惟二泉三泉爲泉而皆在
山麓間惟此在平壤最奇冠江左蓋湮已百年間始自
成弘際爾自萬曆間得顯一時飲遍邑人病者飲輒瘳
邑令王公以爲怪塞之將泉之秘其靈乎倘有賢明宰
有子游之風絃歌而治愚琴川之墟而圻其源與墨井
一時並疏則焦尾將復鳴於江左矣

詩塚記

丁奉

虞山之巘極峻者名拂水水下注而上拂是巘以水奇
水之旁有三脊石怪甚是永以石奇工部錢公仁夫卜

斯地塚其詩則巖與水與石又各以其詩奇或曰工部
好奇乎余應之曰不然蓋反本也惡著也順化也山以
厥靈鐘吾土代出聞人今則有公焉夫惟公之詩藻爲
山所鐘故其氣格如此巖其波瀾如此水其意致如此
石則是詩皆釀靈於山者也山特假公以鳴耳公以詩
鳴數十載而悉其稿還之山得非反厥本耶詩如公旣
著矣而公且以書法顯其爲書法於稿也有孤高之筆
則亦氣格有淋漓之筆則亦波瀾有紆疊之筆則亦意
致如是者數篋焉而以輝煌於人世不亦著乎惡其著
則掩之誠是也造化之在萬物各爲塵劫然後已而古
翰墨亦無不然公此詩此書而此理焉其先順此化
矣乎於是或乃喜曰富哉斯言豈直破好奇之說耶反
本者達生惡著者爲已順化者敬天余又曰茲三者皆
公夙學也遂錄之薦於公

常熟縣志卷二十六

雜記

李于鱗之序青州志曰方志是事而已欲善之以有所取義作者之志也夫作者之志其於天地山川賦役城池沿革掌故以人繫代以事繫年月日莫不綱舉目張州次部居詳矣多識前言往行以彰往察來昭假懲勸卽廣見聞備搜討俾公伏虎之橋吳王試劍之石瑰異亦得不廢莊子逍遙据齊諧再据棘抱朴子禹益齊諧之智齊諧亦人名而棘卽湯學于小巨是也做之作雜記志



世本云吳孰哉始居蕃離宋忠注曰孰哉仲雍字也其說似鑿而不敢沒括地志則云蕃離今餘暨縣餘暨

卽蕭山 范志考証

東晉成帝咸和六年天竺沙門道林支遁自金陵乘傳至姑蘇訪瞿硎先生于梅里之墟清夜露坐論道見東南一舍之外有五色氣煜然發輝詰旦探討至南沙盡界遇一高原二樹合抱枝葉相摺盤礴至暮棲禪其下時夜將半氣與光忽起南原師因謀立道場卓錫記之暨明令耕者斷之其氣若蒸其土五色有石函二龜其大盈尺移日化爲鳳翔空而下止諸樹

端遂于此開基建寺號曰雙鳳地卽以名宋大中祥符間賜額曰法輪教寺今隸太倉

東塔未建時其基乃大壑也異僧慧徹以木魚四頭置水中鱗尾生動群兒日以土磔投之魚卒莫能得壑遂填塞隆慶間東北角忽缺一夕空中聞斧聲詰朝視之平矣 塔中御蓋殿一鬼侍綠臉赤髮人呼曰青瘦大王晦冥之夕每作異聲聲所在不利

當作 城湖有村民紹興五年六月七日艤舟水際見一麗女從兩蒼頭云欲附至東蒿塘看親中流民間曰今年乾旱小娘子豈龍女耶女不答蒼頭怒日回顧轉盼間已失之須臾有龍發風拔屋蒿塘譚氏父

子三人力畊賣酒適臨安茶商沈八等憇其門覩黑
雲四合數神人著錦衫持斧鉞其一云我在譚家幹
事汝等速去茶商併絹客悉被風雨移置塘北三譚
宅宇器物席捲無遺一秤插地一斗貯入糠甕竹樹
拔空船亦颺去而人悉無傷

妻堅志

淳熙元年春曾尚書懷死久矣長子縣丞忽夢父語曰
我爲福山嶽廟土地交承之始官僚私覲須禮我東
書院黑厨藏佳紙可以染黃印造大梵隱語焚之既
覺未以爲然又見夢於仲子仲以叩鄮道士乃是度
人經之本章又見夢於叔季畧不省邑有陳秀才素

游公門夢尙書怒罵諸子將懇上帝迨三月二十八
日季子行廟西廊公命兩鬼捧仆地廟吏炷香致禱
扶歸舍中百物擊毀縣丞邀法師陳國潛禁禦陳知
尙書爲難設祭堂上家人悉見亡靈季子醒後備言
所見卽日印經五百本焚獻

妻堅志

宋僧慈悅結廬白龍祠側向得水腫疾一月有客白云
姓回見慈公甚憐其病手爪割其股腹水潰如湧而
腫消又異藥一丸教用商陸根煮湯服之且語悅壽
可八十五悅不悉何許人後兩月有客云自普陀來
遺一畫而去展視之乃呂真人像始悟客姓回卽呂

也隆興辛未縣主簿趙彥清刻石紀事

淳熙五年平江人江仲謀開藥肆於梅里鎮擇七月十二開張前一夕夢黃衣人持文字一軸投下視之一臂損壞明日以語鄰叟知鎮有伏虎司徒廟所見與夢符立喚匠補治旋夢來謝併囑仲謀勿用偽藥可積陰功江悚信其言而利倍集

彙堅志

直塘里富民張三八翁用機械起家其長子乾道元年亡有蓋商從鄂州來見牛生自犢腹間隱起字曰蘇州直塘廣安寺前張八郎之子以告翁翁倩商買歸善飼之次子名五三不以父兄爲戒淳熙元年一客

立約糴米五百斛價已定又欲斗益二十錢客不可遂沒其前值客抑鬱但舉手加額而已時五月十三日晴霽中忽起颶風陰霾雨雹張氏帑庫積資蕩掃無遺高堂巨木盡拔金帛在櫝者隨風宛轉於半空所用斗凡十有三等並列門外五三方驚怖一木墮折其臂是日項氏王氏杜氏各失數千緡人聞錢飛空中有聲已而散落落軍營者尤多

淳熙庚子八月十五日平江常熟大火屋居焚蕪大半灼爛死者十餘人先一夕許浦戍卒自府請冬衣還頓止郊外距縣一舍戍將夢破追至一所有冠服坐

殿上呼其至庭下曰明日常熟有變毋得縱部下爲
亂且令責軍令狀旣寤驚疑及曉令戍卒皆止勿進
獨從數卒至城外塔院遲疑未敢入俄而城內火作
烈焰猛熾若戍卒入邑必因救火剽掠爲亂矣

淳熙庚子辛丑歲平江比年大旱常熟縣虞山北葛市
村有農夫過姓種田六十畝歲常豐熟過觀例免秋
賦亦僞以旱傷聞官果得免輸自以爲得計明年壬
寅夏飛蝗驟至自集過田禾穗皆盡而鄰比接壤之
田蝗過不食又有二農家不得其姓畝畝東西相接
東家淳朴守分西則狡獪暴狠東家嘗苦之是年蝗

至盡集西家之田而不入東界農恠之夜以布囊貯
蝗移寘東田有報東家農弗之較但云果有神明蝗
當自去明日蝗復飛集西家田東田無傷焉

聯車志

曾丞相懷當南渡時從江右遷常熟居邑之東鄉手植
槐于庭顏其堂曰三槐至今木本中虛而枝葉尚茂
許宮詹士柔有古槐記

梅汝能仕至縣令有志淨業忽夢僧授紙百幅鑿破爲
二八字以問東靈照師曰二八十六也豈十六觀經
之謂乎適一僧授之以經忽不見由此自名往生後
有生公造丈六彌陀像乃施財百萬爲之粧飾殿前

池中遂湧一雙頭白蓮其花百葉是冬無疾而終
邑西南四十里有馬墅宋丞相馬公亮故居也相傳公
亮有膽畧未遇時讀書中堂被衆鬼檮至堂下公叱
之曰復能昇至堂上乎既登堂則又叱曰復能下堂
乎衆鬼羅拜曰適以試公雅度耳烏敢輒無禮
崑山慧聚寺山崑下有開山響大師石像前有二石虎
一日忽失其一它日有人見於常熟虞山中石重非
可倉卒徙置蓋歲久能爲怪耳

常熟縣湖南村富人王翊烹一鵝已去毛人釜鵝忽鳴
家人走報翊不之異熟而食之後數日疽發于背病
甚顧家人云前有二吏追我且與茶令先去越二日
又云官逮我急勢須一往問追者限在何日復自應
曰明日翌旦果殂

宋常熟陶氏寡居嘗持普門品夢白衣人授以蓮花令
食之又夢梵僧授以彌陀經覺卽能誦不假師授一
夕帳幌光明有彌陀像立經函上每誦經時必於卷
上迸出舍利積以成合

見勸善書

一女子爲鬼所逼一夕女詰之曰隣家女殊麗何不往
彼鬼曰彼心正女曰吾心豈不正耶鬼遂不能近其

身見禪樓集

陸庄曹氏盛時園池之勝甲江左服物飲饌務極奢侈
然事亦有近于風流者嘗招雲林倪瓚看樓前荷花
倪至登樓駭矚空庭惟樓旁佳樹與真珠簾掩映耳
倪飯別館復登樓則俯瞰方池可半畝菡萏鮮妍鴛
鴦鷓鴣萍藻淪漪倪大驚向來之庭茫然失故蓋預
蓄盆荷數百頃移空庭庭深四五尺以小渠通別池
花滿方決水灌之水滿復入珍禽野艸若固有之復
招楊鐵崖看海棠楊忻然造焉不見花朵請徙席意
花前矣至則鼎爨與腸蠶錯布寂然無花楊始惟問
曹曰夜半移燈看海棠請須之俄而月午曹復徙席

層軒出紅妝一隊約二十四姝悉茜裙衫上下一色
頰海棠各執銀絲燈容光相照環侍綺席曰此非解
語花耶楊極歡竟夕而罷

蜀人楊椿字子壽隱居虞山湖村元至正十五年爲鎮
帥脫寅館客留郡中脫寅聞張士誠欲渡江遣椿將
兵二千守常熟除夕張士德從福山至九浙分兵山
南北兩道入城椿伏兵湖橋家園中十六年元日與
士德戰于湖橋不勝脫身入郡二月朔士德入齊門
椿與德巷戰德被數創忽飛瓦墜碎椿首墮馬德鎗
洞椿胸椿罵不絕口而死棄尸水中椿妻王氏夢椿

謂曰我尸在張香橋妻求之果得葬虎丘橋又附王
身曰賊乘我墮馬殺我已請上帝不一年當復吾寬
然我不願妻子陷賊中後五日來取妻與子頴女滿
奴皆無疾如期卒明年士德亦墮馬被殺
明初有張長年與徽郡鮑恂蕪湖余詮上海顧思誠並
以高逸薦召見賜坐命爲文華殿學士輔太子固辭
歸田
白龍山在江陰上有白龍洞舊有一童子行入此洞乘
燭三條并然三指因通於常熟縣界後因一丐者變
其中遂生石闢斷之

邑有人買馬異域費千金得十馬回九馬死存一羸者
繫逆旅中忽一回鶻人過願以千金易馬人問其故
曰此龍駒也凡馬與同槽食輒死乃知九馬爲一馬
死耳

孔思進元末避亂居邑生克良克明二子克良贅河陽
山錢氏克明貧無依邑令柳敬中爲娶妻築室宣化
門外丁祭輒頒昨又改五顯祠私祀孔子周本嘗延
孔某爲塾師孔博士與木有舊偶過其塾談及流寓
事以宗譜按之博士蓋任行卽就隅坐以此知其真
聖裔云

唐市朗城菴其址一面着土而三隅浮于水初不知故
後大風雨三日晝夜晦冥乃知蚌與龍鬪龍噴火燒
蚌蚌吐珠去遺其半殼容米三石許其三隅空者乃
蚌積漸蝕土潛匿其間也

蘇州衛百戶馮升奉委巡白茆一晚遇火炬數百枝人
舟洶洶升鳴金持鋌而進人舟頓沒及回顧則又出
其後俄頃又出其前升乃戢衆而返守舍兒反縛柱
間滿身塗泥泥書其背曰巡不去升托他事辭役

徐昭者國初莫城人也家臨河河常有一打生船泊焉
徐善遇之船人素飲其德思所以酬之未能也一夕

其船離河久忽相遇于莫城之野船人曰大德久不
報今君移船遇此此天意也發土三尺許下皆銀取
銀裝徐船以爲報曰我亦從此改業矣蓋此地爲晉
元帝時青州地州徙庫湮而銀卽青州庫中物耳今
其地猶有青州橋云

醫官郁鼎智其家相傳世葬崑山高平橋西迷不知處
諸生家畦菜得誌石題高平郁氏之墓政和六年葬
遂不能隱地歸之郁乃封焉景泰中進士薊州錢源
以事至崑訪其祖壠云乃祖墳在學西北與郁氏姻
也故營其墓旁以無所徵不知處沈通理者出所藏

小冊洪武七年縣人盧熊作錢瑞妻章墓銘曰葬縣
治西南郁氏塋東北據地者遂無可辭錢復徵之郁
則知郁婿有錢道判者錢無後取郁子爲後因冒爲
錢遂兩家通譜爲一此二事皆出於郁固奇而誌銘
之有繫於後也如此

常熟一鄉民因歲歉攜其妻將往溧陽依大家以居附
舟至宜興舟人欲圖其妻乃給夫曰汝何必往溧陽
我熟此處大家與汝登岸投可相依者來取妻詎不
省跋涉夫然其言令婦候舟中與舟子行時天色已
暝舟子負木桅隨行至松林以桅擊夫仆地意其死

矣回舟謂婦曰而夫已爲虎食而今奈何婦大號哭
舟子曰而勿哭我亦無家與而完聚足矣婦叫號不
已直欲尋其尸舟子仍負桅引婦同行莽間有虎躍
出直趨舟子婦奔走宿野寺明日回與舟子伴同至
溧陽某家言故主人不納婦復號哭適有里正經其
旁問故婦具言其事里正曰適在縣見一男子訴在
某處被舟人謀殺幸而不死豈汝夫耶導婦之邑門
夫婦大哭復歸常熟

金吾校字虎士吾尉字彪士其父尙素初無子禱於武
林法相寺夢神語曰汝有子第恐覆汝案耳其後校

七齡尉五齡俱秉夙慧宣德六年令鄧嘉會別童冠
以試冠作九邊經理策童但作破題校請兼爲之令
大驚時朱驥亦以童作策令命爲兄弟自是學益篤
而父憂益深二子請散積資棄邑宅父且死囑之過
三十而娶遂徙居尚湖小庄會歲歉養母不贍校乃
出古鼎售百金商於維楊尉出寶劍售三百金謀耕
湖塢棄地所獲皆不資大起棟宇頗通賓客母歿襄
事極侈正統辛酉朱驥北征校寄詩云多少故人思
不得一番春信一番花無何中表兄李某構爨縱騎
擒二子坐辟傾家年纔弱冠校狎客媚卿周郎並能
詩周郎取大金遺稿玩器置玉照堂號泣自焚久之
驥弔其遺址所謂山色湖光等昔年時移物換竟殊
前者是也

程司空宗少夢一人道服拖帶而坐二僮夾侍宗前拜
謂曰子吾鄉人異日當相見於此越十餘年宗以都
御史巡歷至鄜延則范文正公祠在焉入謁如夢境
曾作詩紀其事

錢暉嘗入京遇人於旅邸啜泣乃會試舉子被盜不前
暉贈之三十金及衣服囊橐甚備是人登第卽除御
史按吳擘貴授浙江都司經歷謁之舟中御史留欸

吳守楊貢至擘失遜避守大怒廣撫其不法事逮擘
及兄昌分禁司獄鎮撫二司具本題參擘昌共爲疏
命健僕齋奏先守疏三日以進得旨逮問時天大寒
裸縛午門候駕諸璫競解裘覆二錢楊僵凍無恤者
及廷辨二錢疊疊分疏楊噤不能語遂以同僚不和
各褫職天順末年事也

趙孟頫寶二石一垂雲在松江某氏一沁雪在予邑縣
衙會令女病呼女巫入治錢昌時掌邑賦囑巫道此
石爲祟令昇出之遂爲昌所有而下盤先失或云在
陳湖陸氏昌厚幣求之陸曰盤未知所在別有石亦

宜盤請以相贈比舟以載過陳湖索解而沉爲標其
處竭力挽起則又一石也前石溺深處乃止昌聞之
殊怏怏客輒視石二足一足正方而巨一足三角差
小而盤之二穴如之起而合焉不失尺寸衆始咤歎
沁雪者石黑質而額上一方雪者卽消

江陰卞戶部榮未第時訪錢擘謂閩人曰語汝玉詩人
相訪適席中有妓擘要賦贈妓詩仍以艦降湘爲韻
卞揮一絕琵琶斜抱出餘艤貌與荷花兩不降今夜
彩雲何處宿空留明月照瀟湘擘倒屣迎入遂定交

沙盆錢氏甦之後也古玩充棟所珍重者文文山親筆

六歌但失其一或傳在揚州某氏於是親往市之所
費不貲歸則徧速親朋欣賞客散而書僮入室見緋
衣巨人坐几上長與屋等駭走欲言於衆下頷忽脫
衆方撫摩而精舍化爲灰燼其故不可解也

吳文恪公訥居家嚴肅好折子姓少年英氣孫吳淳御
史按某處便道歸省訥怒曰簡書之謂何杖三十逼
之任又一日與李文安同坐野間見衣統者來近睨
之乃孫淳也叱曰汝何功于朝敢衣綺命褫之又甥
錢昕上春宮訥送以詩阿昕今已赴科場南北奔馳
日夜忙昔日曾聞先輩語一憑陰德二文章蓋惡昕

父多不法作此戒之昕第來謁命執糞之禮加蒲筓
上母塵長者一日留郡守燕命孫侍御淳行酒甥行
人昕執炙拱立左右郡守求同席訥乃令各攜一兀
坐廡下起復執禮如初又御史淳卒于官爲靈神焚
楮日甚訥聞之令人持文一道告彼城隍令驅逐還
母爲厲使抵家里巷聞車馬聲知御史歸矣

魚開封侃守郡時夢老人謂曰我龍也明日午刻當震
死公正人能庇我乎厥明蒞政見物蜿蜒視池中心
固知龍也取置印函封緘之少頃雷霆震驚雷神見
形相逼魚不爲動雷愈震群吏請曰帝怒不解願明

公仰副天心魚不獲已啓封龍乃震死

贈都御史章煥文珪之父也居城北隅多隱德一夕隣人夢炳靈公神引繩度地曰章煥文有陰功天將富貴其裔從某至某是其地址也後四子皆貴各所居爲金紫街

福山大慈寺一殿中塑酆都獄像最獍惡又伏機括誤躡之則爲群鬼所搶卽白日過者猶凜凜章御史珪負勁氣尚視吳文恪殊少而剛介近之文恪言昏夜能獨往人未之信比文恪入則珪已先在

見說海

東鄉有人謫戍其弟偶持一鴿入市見一年少束裝問

何往曰代兄戍耳遂感泣曰吾兄在何地而不一看耶不謀妻子竟帶鴿往後傳家音悉賴此鴿今有義

鴿篆

李通判翼寬邑人也宅故多怪一日會客滿堂楊莒州筋亦與焉方行酒忽衆客巾帽一時皆自脫上附梁棟左右飄蕩如飛鳥衆皆習知不懼也獨莒州冠如故因拱手祝曰主人以好會客使汝爲邪祟不宜侮弄君子若正神也奈何以冠裳爲戲視已巾帽一一各復本人首如肅整者

田夫沈紀以傭工自給成化間墮一盂飯於廁中急援

之已溷穢矣夜夢角巾一曳示曰翌午天誅汝不可
違矣至翌午黑雲四合雷聲隱隱紀知之疾趨野中
裸體披髮跪而默然或曰疾風迅雷天之怒也何故
乃爾紀語以故且曰天欲誅我但我母七十餘矣使
居家雷聲聞於吾母母其生乎所以跪此何誅也言
未訖風雷頓息晴日朗然

直塘錢外郎險人也里婦趙重陽美而艷錢誘其夫行
商因與趙通一日夫歸錢卽治裝遣之矣會潮涸暫
還錢方擁趙暢飲夫憚其強忍恥赴舟錢殺之而詐
以被盜聞官夫族發其謀邑令楊子器逮訊不承姑

繫於獄自是亢旱累月桑民憐先生謂今日君知所
以不雨乎趙重陽獄未決耳子器誓立按使服其辜
頃之大雨錢夤緣移之郡獄重刑獄中盜伴認劫商
事錢乃援盜詞巧辨曹郡守鳳召詰子器具言其寃
錢又奏之於朝下南京法司提問竟賂要津得脫錢
與趙出部門揚揚得意也晴霽中雷霆忽作二人皆
震死

奚俊字志英以尺籍居京師幼孤以商積至素封急難
解紛人皆敬之弘治己未卒李文安公爲之誌又有
奚頊者由雲南大理鄉舉官至儀部員外郎奉使卒

於襄陽官舍其曾大父洪武間任爲工部員外坐累
謫雲南皆邑人也

錢元祿者洪之孫也爲鴻臚寺序班與大璫姪有鄰拳
歐之璫患甚司朝劾壽寧侯失儀侯亦側目自免歸
氣益橫里小姓椽騎過門元祿追還扼其項使跪謝
騎椽詣京欲以不法奏而前璫適在事教椽以反聞
且云反五年矣上怒詔司祿收元祿籍其家會有璫
素習祿者乘上霽從容進曰反大事也奏反五年乃
錢序班歸直兩年耳上寤若繫祿而令部使者下吳
按其事悉罔遂當椽罪而祿平反其入詔獄時置金

衣帶中賄獄卒會都御史某續下獄祿出餘金助之
祿歸後數爲怨家侮一日平頭與人鬪適觸撫臺攝
之則操北音撫臺詰其故知隨主久居京音乃北主
則錢鴻臚也撫公卽向蒙助者檄有司具禮幣登堂
謁謝緣此有司爲恭於祿居久之卒及於難

正統間郡吏張乙者有事雲間走常熟避雨農舍主知
其吏歛三日去乙亦感之旋思其家多藏可術餌也
教獄中盜誣指之而復馳報曰可來早計其人獻百
金營解乙乃斃盜解之主仍德之初不知乙詭也亡
何乙死主夢乙冠服入門是日母牛產一犢乙之子

夢父告曰吾詐王百金今冥司罰爲彼家牛已生其家矣汝可贖還子遣使持金買犢不可又夢父囑當以情事懇果贖得父事牛數年死

吳文端公科第隸予邑學坊學志邑乘俱載試以詢人
人俱茫然傳者曰文端實徐少司空子其母微懷胎後以付阮姓者移居吳門文端卯角時司空曾便道過之畀數金爲筆墨資司空歿文端意欲執喪諸兒峻拒俟葬畢詣墓上衰經致祭哭甚哀遂焚凶服因以吳爲姓

忠臣蔣御史欽正德初元上疏論逆瑾方夜屬草燈下

鬼聲甚哀欽念疏上且掇奇禍豈我先靈痛惜後裔欲尼吾事乎因起謂曰倘是我先何不厲聲告我鬼聲四振于壁欽嘆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黷負國爲先人羞亦均于不孝矣即死不可易也聲

遂止 見陸粲庚巳編今人訛爲楊繼盛事

蔣公三上疏三受廷杖死正德己巳通州諸生李安國

召仙仙降乩大書曰人生是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

汗青李曰莫非宋丞相文信國耶仙曰非也吾常熟

人與子曾在錢海躍處相晤子不記憶耶李再請留

名仙曰吾乃蔣欽也連書可惜字者三李請其故仙

口可惜忠孝不能兩全耳李肅拜畢請曰先生身死
皇廷名傳天壤今來何以教我仙乃賦七言一律後
四句云內宦多乎君子獨衆人醉也我猶醒雖然死
在獨夫手蓬島于今也得名李又曰先生死後曾有
人以詩輓乎仙答曰有我同年黃主事以詩而致罷
職詩曰淚灑彤廷血未乾聖朝何事殺言官生前有
志來匡國死後無錢去買棺百鳥籠中聲已絕一龍
天上膽猶寒漢唐故事今猶在欲保皇圖億萬難書
畢李叩以事後皆奇驗

見蔣太公瞻
梓先生手筆

正德丙寅奚浦錢氏連居數支皆被火災凡三夕始熄
煨燼中有小樓三楹巋然獨存乃所謂小四房者姑
婦二人寡居樓中素事斗神方火熾時烟焰四逼二
人竊怖但扣頭求救須臾見朱衣者七人立簷下舉
袖麾之火應手而散

惡少王密善泅水能水行百里自江南而北不踰三時
以此橫行海旁每至大家以假貸爲名人延飲盡歡
得米數十石飽其欲則已否者白晝殺其主而去官
軍捕之二三年弗能得他日追之急自某港水中行
至劉家河凡百里乃夜出軍人見水有浮薪疑而以
鈎取之密挺身起歎曰已矣欲過江風不順饑虛不

能爲力天敗我也今捨我身爲爾輩請賞乃就縛時
同列號包龍圖者以善分贓得名亦就執

嘉靖間海濱有人貢租入京資盡不得還日伺張灣謀
附舟一晚見官舫南下乃竊語長年求附長年曰但
匿後艙毋令上官知也二人而酒脯下船啖之纔就
睡長年遂促之云家近矣時天未離明強之登岸蓋
閩門也抵家心疑是周神詣祠下拜謝梁間所懸畫
舫猶濕其長年卽所見者所餘肉骨尙在艙中

嘉靖二年旱民不得稼五月五日五渠茂才呂玉家忽
雲中墮一舟廢基上舟子五六輩皆長二尺餘紅帽

襍色襦持篙往來甚疾玉塾十數書生驚趨視之紅
帽人引手掩書生口一時口噤不能言狂奔避室隙
中窺見舟中一人擁篙如尊官結束如居士與一僧
推蓬左右顧雲漸擁舟起里許復墮呂氏墓舟旣去
書生口如故玉聞之持鎗入墓中無所見越五日玉
暴死

賈宗錫巡按江西群豪屏跡後少懈張學士元禎以詩
投之曰禹門三級浪滔天處處漁翁罷釣船昨日鄰
家邀我飲盤中依舊有魚鮮賈詣謝教竟窮惡黨

倪潤字伯雨世居梅李鎮被淮安布商竊歸入籍大河

衛嘉靖卯辰聯捷爲南城令舉清廉第一爲南工部
旅卒入鄉賢祠

蔣無礙先生醫甚神書其異者桑別駕瑾年踰五袞元
配王氏會有娠以爲病也療之不置已乃迎公公切
脉良久戲拊翁背曰老子有童之心焉因問公診何
遲遲曰予欲辨其男女也男而貴僅得銀青而已彌
月生介後任滋陽尹又某夫人以臘月負沈疴諸醫
且束手最後謁公公視其脉曰夫人豈着夏月伏衣
耶殆中暑矣投以香薷飲立愈公有女嫁錢世芳一
夕迎父治病脉而未藥也紗帳月明見女子入門立

榻前詰之不應因語之曰汝鬼耶吾女殺汝耶果爾
吾當不藥矣言訖遂無所覩次早詢有此事公竟歸
女尋卒

邑趙氏家傳喉風藥甚效而秘其方一日趙氏子與庠
友連鑲輩偶同寓金閭章北城詢之不答酒次趙子
喉間忽痛北城戲曰天也有頃痛不可忍乃露聲曰
爲求猪牙皂角得則搗爛以酸醋調末入喉四五嗽
痰大吐痛立止鑲數以告人傳者遂衆

邑有錢爾嘉患指癰延醫衛杏庄者治之早膳將別或
問外科何者最酷杏庄曰無過游絲瘡一名飛絲走

馬疔詳言其狀衆漫聽之忽後池報獲巨魚強杏庄
午飯飯具爾嘉左臂忽奇痛視之但覺紅腫少頃加
刺出以示衛則有紅絲飛出者半寸許衛色變亟解
囊刀刺絲盡處出血數點如墨汁促以帕纏定腫漲
與帕平矣衛徐曰此卽游絲瘡少焉絲達于心不及
拔也傳以良藥月餘平復其事巧會而又足以益人
之見聞表而存之

雙鳳周氏宅翼翼其初偏在一隅耳餘地屬某氏久不
敢言一日遣媪儀往啖之某氏大怒毀其筐斫其物
周僕某者語其伴曰苟以實報兩家必構訟吾意當

設權詞伴唯唯於是拉至村店出私鏹市酒食飫醉
歸白主人曰某氏賢甚筐篚留用徐奉還也嗣後密
覘某氏蹤踪適聞其道經周居請主人治具邀之其
人先峻拒某婉曲懇祈強而允焉入門供帳甚盛主
人感謝慙懃其人意疑之訪得其故因慨言曰君有
令僕吾兩人久落渠度內吾何愛而不以成其美卽
席書券畀周周亦倍酬其值非惟息爭且以發祥若
某者淺夫皆當拜下風矣

顧封公湘嘗種荔枝數本茂盛結實沈處士周折示閩
人果是因爲作圖且賦新荔篇文徵明輩皆屬和焉

弘治
壬戌

陳察兩按大籓每入境取篋中裝懸衡識其劬兩出境
仍衡之不浮錙銖其掌察時降河南學憲蕭鳴鳳一
級移督嶺南學察謫海陽司教蕭頗悻悻察不往謁
及遷浙籓左轄蕭已罷歸公移檄徵其逋稅蕭怖甚
微服待罪察迎送殊恭給事楊言游吳特造隙廬謁
謝察避不見言乃拜陳祖墓歎曰海虞山川雄偉其
生偉人也宜哉大抵陳所爲不可以恒情測也
庠士湯思難者繼文之父大言使氣後進目之爲霸累
試不售繼文少年登第思難歎曰莫道登科易老夫

如升天莫道登科難小兒如拾芥繼文母與周炯母
兄弟也無子時湯母夢偉丈夫鎖二星已受其一且
懇與妹一周母夢亦然而更聞神語云是兒性狂當
善防之後竝生男炯髮間有赤者臨坳發狂

夏玉麟少聰穎或試一偶語云楊柳花飛平地裏捲將
春去卽應曰梧桐葉落半空中撒下秋來垂髻縣試
呼縣令爲大人令責令舉百大人答曰孔門七十二
賢雲臺二十八將令曰進士才也

盛賚汝令增城時借一司李汎海譏番舶歸帆黃霧忽
起舟子怖異香忽過舟子喜及泊海珠寺舟子乃曰

黃霧者巨魚將吞舟也異香者天妃援手也是夜有
叩門者寺僧覘之報曰周半仙至至則附盛耳語語
不聞取兩碗一覆一仰覓菊枝置其上書水火二字
畫一竈門以扇煽之蒸氣浮浮溢菊花酒徧酌衆人
不竭又兩鵲飛入化爲瓶瓶有藥翌日城市人聞至
或潛不見或現數身迺群蟻撲人人始散臨別盛云
後會在開封漢陽盛晉開封府丞墻上俄書道人周
一溪過此墨氣尙淋漓及陞漢陽太守一日視事梁
間光凝如鏡光中宛具面目盛方起拜而光滅

譚曉者邑東里人也與兄照二世未析儉勤耕讀兄弟

友愛照持門戶而曉用圭頓之術財至不訾曉無子
病垂死其女婿徐生覲覩之曉不可曰宜爲吾後者
兄之次子培也在曉旣死照念弟以辛勤起家已奄
有之義弗忍又培好少年遨嬉之習非克家子不欲
令空廢叔父業而培亦旋死居頃之適倭寇張甚颿
風一日踔千里直抵吾邑邑無藩籬之阻衆兇懼議
築城以禦括公私帑僅充其費十之五長吏士民張
目拱手計無所出照聞之躍然曰吾財有所用之矣
籍其藏得四萬金獻於官不日而工畢寇來不能入
億萬生靈得全而照竟爲貧人以老時城者謳曰譚

半城至今猶相傳以熟云設使照無此舉其財亦未必能貽之三四世不失也曉推以與兄兄用以市義既揚其弟之名於身後而已亦與焉嗚呼奇矣事在嘉靖甲寅年宗伯錢謙益為其兄弟並祀序曰照兄弟徒步起田間素無祖父蓄積之業任其智力所饒創業鉅萬一旦罄之於官如棄唾涕歔餘窪瘠田百畝送死自贖耳我聞先聖王之制誠於其民也曰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率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古人之以孝悌勤民用力用勞以為能事而能出其車牛黍稷之所贏積竟徒手為縣官庠斥殆盡尤事之甚難者跡其一特甘心破產或不無感憤任使之為卒也城成五日寇猝至王公以追賊死勢洶洶幾變而縣治藉城以守偃然無虞不可謂非照功也迄今及百年所山城鬼然邑之所謂大夫士若民者居平輒遠郭行遊亭有湖山土田之奉設一旦于概有儼乘障而自保易易耳則舉後百

年之衣冠孱老煙火闐闐於其中不可謂非照功也

張士良者居近海擅漁鹽萑葦之利有僮奴四十餘人並悍強善擊刺邑有盜多屬緝之一日獲數盜部送於縣縣疑不受士良盡縛歸殺之于江嘗至閭門買羅巾於肆中主人要直語微侵士良士良問巾有幾何盡取裂焚于衢酬其直而去主人愧懼不敢出一語福山五嶽樓慧口鐘閣壞其費殊鉅士良揮其橐成之不以煩眾力云

薛鳳者大河望人父針工也鳳生而有膂力弱冠時到城會劇盜起城中宵遁鳳操舟躡之北曉追及於相

城大呼搏賊賊出不意俱被縛邑方閉門大索而盜
已擒至令君持羊酒郊勞之自是益攻技擊先後所
捕盜無筭兵憲王公以其名達于樞府署爲哨長所
畫鍾馗體氣生動萬曆間瞿元立守辰州履畝丈量
有田一區乃鳳之別業也歸以巾鳳之子子且不知
云

楊儀部儀少有才情適唐解元寅作水墨桃杏二枝在
一扇頭將作新詞題之而爲狂生大書詩句于前寅
見之怒取筆一抹詩畫盡墨儀就案以水筆洗新墨
而狂生之跡不能盡去乃因字刪改填補成長相思

一調桃花紅杏花紅兩樣春光便不同各自逞嬌容
倚東風笑東風綠葉青枝共一叢靜愛碧烟籠寅極
嘆賞

桑民懌悅自少以穎悟聞成章之餘卽舉于鄉對客揮
翰敏捷無比成化初館於姻家史林趙氏因造城舍
余方幼見其同會座中數客輒欲求作立談間俾紙
濡墨酬應悉遍一若宿構然者他作都不解記今惟
存題先侍御厚菴古詩一首清風從何來吹彼淳樸
散滿城桃李花春風自光眩隨風已漂逐安禦霜雪
變所以古君子心惟葛屨澆責已不責人有唾自乾

面不將烟作雲安用絲爲線持此爲長者浮塵不相

戀

江陰湯沐筆記

孫艾每譚論風生使人頤解嘗偕友人過某縣治見有帶枷於庭者友人謂此公持法甚平恕孫笑曰旣庶矣又何加焉於時以爲雅謔

孫柚藤谿園頗極幽勝萬曆乙酉五月柚獨坐泠然亭命童白雲掘欄前合歡花數莖植缶中移置案側命酒相對時暝烟乍起花光瑩然忽縞衣三女降自光中柚心知其爲花神也起接芳魂女亦姍姍而前詎童子攜壺至則花光漸散竹暝烟深矣柚爲悵然有

詩紀之

萬曆丙申邑東徐政肅隨父往楚湘陰泊瓜步見漁人獲一金色鯉政肅買而縱之以小銀牌繫魚項識姓名焉出小池口夢瀆口神謂曰卿有放龍子事洞庭君奏上帝當爲湖神宿鸚鵡洲又夢洞庭君賜紅版及謁洞庭君廟乃唐人柳毅秀才也恍與夢符草際果得朱紅漆板至戊戌秋九月望忽謂家人洞庭君迎我有海運事須佐理玉清宮勅既下已又曰楊四將軍崔公晏公俱至急更衣取杖題三十二字辭甚古二十日酉刻逝家人悉聞騎從聲

邑西有季氏二女美而才嘗詠燈燭云淚滴非因病花
開不爲春及笄父母不之嫁長者從一徽商逸去次
者亦約鄉人私奔其後卒無他故有嘲以詩莫論顏
色勝芙蓉繡口蘭心惜爾儂怪殺夜來心事不隨
司馬過臨邛

東鄉一富家其婢有藍姐者才智過人一夕盜鼓噪入
室藍秉燭出迎曰金帛任取但勿驚吾主母幼主明
晨主母始知將痛責之藍曰賊已擒至吾秉燭時密
以油泮其衣渠意在攫金不復爲意今早令家奴入
市認其衣捕之無以辨也

陸潤字昌澤守溫時朴責樂清令王約令奉公教以卓
異著聲後爲御史按三吳遣公修謁兼訪利弊時有
錫山某犯大辟以千金乞居間公峻却之王重公甚
爲公建五馬坊居家有里人呼名慢罵公下碁再三
不應其人竟以暴疾卒

常熟徐侍郎恪爲都御史一太守送曆日百本每本有
銀葉一片共約千兩開用方知仍封固後按其府命
太守領出亦不言及

隆慶六年維摩灣土人開山于頑石中擊出白玉一方
大踰升包綿紙中猶光射外其下玉液亦滴成塊如

舍衲惜不知所寶爲江右人入金易去玉液成者僅
易猪一口

少叅趙承謙爲諸生時貧甚暑夕閉門臥木榻上旁置
儒巾籠一几上麥粥一盃俄見一鬼自門而入將巾
籠搬弄數次公語之曰吾知汝意垂涎此麥粥耳與
汝啜之其鬼持盃啜畢竟出門復呼之曰汝食吾粥
何不安放巾籠耶其鬼復回將巾籠置舊處出門而
沒起視几上麥粥如故

見保間
堂集

萬曆辛亥有行脚僧雙宗本山西人欲往普陀進香卓
錫東臯小巷跌坐壁根夜半呼同伴曰師兄吾將告

別矣誦佛聲漸低遂眠時仲秋煩熱越三日體如生
茶毘有香氣是日有僧在金闈見師頂笠西行詢之
云自虞山東臯菴來

萬曆間察院後陳振韋家有一怪自稱仙手聞其聲不
見其形每食輒與之還空器或衣履失所在輒云質
某肆中訪之肆果得久之曼嘯長歌雜客主諧謔了
不爲祟一日客過陳問子不語安在至未及答仙手
應聲曰索隱行在此聞者絕倒

鹽乞者拂水巖真武祠旁乞也羅拜士女乞錢積數年
有錢纍纍出以斃道一夕夢真武命曰汝有善果當

令汝破啞而言厥且聲朗朗矣孫司李樓紀其事
江陵奪情是萬曆五年丁丑七月間事十月朔彗星見
長竟天大內火十八日編修吳中行疏上十九日檢
討趙用賢疏上二十日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
合疏上江陵大怒時大宗伯馬公自強曲爲解江陵
跪而以一手撫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王學士錫
爵徑造喪次爲之求解江陵曰聖怒不可測學士曰
卽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江陵屈膝于地舉
手索刃作刎頸狀曰你殺我你殺我學士大驚趨出
二十一日乙卯受杖卽日驅出國門同官不敢候視

許文穆公方以庶子充日講鑄玉盃一日班班者何
卞生淚英英者何蘭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
行鑄犀盃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寧辭
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孝杖畢加
鐐鎖且禁獄遲三日始僉解發戊庚辛楚云方杖時
鄒南臯元標觀政刑部憤甚上疏中貴人持之給曰
我是告假本又危激厚貽之乃得入廿三日丁巳杖
百謫貴州都勻衛時申文定已爲掌詹侍郎調護甚
至鄒感之文定歿鄒爲立傳

湧幢小品

趙文毅公廷杖先一夕宿朝房時與編修吳公俱于是

春分較禮闈各有本房門生具酒殺來慰文毅連飲
數大觥唱蔡伯喈傳奇詞曲旋而鼻息如雷矣五更
後校尉用摘指法拿跪丹墀受杖甫五下一中貴奉
慈寧宮旨大聲曰打便打還我活的自是杖稍輕兩
腿一受五杖一受五十五杖潰爛正相等杖畢同鄉
一武舉負之出西華門一內侍於腰脇間狠踢一下
至寓悶絕恍惚間見關夫子躍馬提刀自空中過刀
頭拂掠患處涼透心腑灑然而醒蓋正氣感召云後
二十年萬曆丙申文毅歿有同年陳用賓巡撫雲南
先一年其夫人病禱於金碧山神神降巫者言曰明
年三月十五日常熟趙公到第五殿閻羅之任此人
剛方正直不可干以私夫人之病已不可挽回但傳
語子大夫留心地方事次年文毅果以是日病歿陳
見邸報中大臣病故之奏始大異之郵寄絹素祭章
備言其事又一年雲南土賊阿克亂陳公被逮庾死
獄中益信神言不誣矣

保開堂集

神宗四十年南京御史王萬祚嚴州府人巡江至蘇州
治豪家僕衆翕然歸之常熟有女巫妖淫惑衆土人
擒以獻其罪甚確王覽牒忽大怒坐誣與杖各數十
衆出不意又暑月斃者十餘人巫叩謝去王得意甚

一 回京忽群鬼撓之搏頰叫曰這是我不是這是我不是
是流血立死

湧幢小品

贈太常顧早號怡東居邑之均墩村年二十四卽矢志
爲方正繩趨矩步毫髮不苟一日歸途遇雨及門疾
趨以入至廳事忽自念曰吾何至亂走如是耶復趨
出門數百武於雨中整容徐步而入又一日以徭役
詣縣有同事者好狎邪遊拉之過社壇社壇者群娼
所聚也公初不知僭入一門猶謂訪友俄而婦人出
肅始悟其娼也捧茶進謝不舉杯酬以白金三錢遂
獨走出

顧贈公怡東樂善好施嘗冬日衣一新半臂以出途中
遇一行人寒甚遂解而衣之或曰身凍奈何公曰我
尙有裘在若惜此不予是視半臂重于一命也

嚴文靖公嘗夢神人出二紙一署文正口此以授華亭
徐相公其一署文清口以授相公後華亭謚文貞解
爲正公謚文靖點畫亦相近而徐方當國嚴居家宰
同心輔政神告之矣

湧幢小品

海虞王之稷爲貴陽通判運木渡黃河其最大者二忽
逸陷厥泥中千人不可出爲文祭之乃起復見夢曰
吾三千年爲群木領袖今乃逐隨其後終當別去必

欲相頌應 天子命非以巨舟載不可如其言拽而登舟舉纜一呼如躍舟行甚捷無沮塞

佛幢小品

孫方伯朝肅方就塾時爲大叅黃潤寰所器以少女諾焉未幾女暴病亡孫未及聞也時方伯亦寢疾忽謂其母陳淑人曰此衣綠衣而立近母親者誰家女母曰無之語未畢而殤信至遣女奴往唁之見殤所歛之衣正綠也大叅聞之心異其事遂以女孫續焉

福城新塔之建蕭觀察應宮實始之未定基時土中得彌勒泥像一舊磚一甃有舍利寶塔四字萬衆聳異遂于此奠基焉時萬曆之庚戌歲也終蕭公之世累

至三級而止蕭公沒囑僕吳某嗣其事累至五級以資盡輟工越數年天啓丁卯邑有鄉氓戴老者年七十九矣兩目皆盲而事佛最謹忽于四月十五夜夢一僧謂曰爲我告錢探花速建新塔至五月十五夢二僧傳語如前聲加厲矣至六月十五又夢三僧偕來衆僧百數執如意隨其後怒呼戴老曰我三世佛也兩囑汝傳語而忘之乎命以銀銀鐙繫之戴老怖甚驚覺翌日走問錢探花之門而告焉錢探花者牧齋先生謙益也錢公察其誠愿誓竭資力以從事將諏日鳩工至八月九日夜戴老又夢前三僧怒其懈

有在而緣起時至有非凡夫所得思議者與

炳燭齋集

印丞相應雷南宋時勅葬堰涇河外尚湖之南年祀遼遠墓旁地悉爲他姓所侵明天啓間司成許士柔力爲修復重刻石誌焉按其復墓碑云子德傳孫肖翁述翁曾孫振之俱仕元傳至三十世孫祖朝無嗣遺命以贅婿徐應任之子嫡甥文學爲嗣歲時享祀無缺得以恪守墳塋者應任之力也過其墓者往往相顧歎息謂公無後而有後云

處士歸德明比部起先之父狀元允肅祖也少時美丰儀一日值春遊爲衆所擠憇於宇下忽冠上覆然仰之則姝子也旋遣媪問官人姓氏里居行第幾去薄暮媪持金盒同心結書函來曰此娘子命毋失良會德明叱曰貴家大族而爲此行乎不悛禍將及身奚可以此污我媪慚而去其後此女果以敗露阱死

厲壇有古松秀挺高數尋虬枝蟠結如蓋國朝順治十一年需戰艦巨材將伐之墜人季嬰者結廬與松

相望慮松之不免斧斤也而力不能保晨起望松四拜且祝之人謂其迂甚翼日承命伐松者至假寐夢偉丈夫蒼衣綠髯指嬰居大書萬戶木公四字覺以告嬰嬰曰木公非松耶萬戶屬也屬壇之松歷年久宜有神物憑之不可伐于是共白當事得免至今人呼之爲四拜松

蔣萊詩寂歷荒郊外寒山古木稀此
鬚晨露合鵲睡暮雲歸貫賴陶弘景
知心韋表微斧柯尋不到歲月可相依舟虛乘木運
邪許亦何功偃蓋晴霞薄陰苔鬼燐紅留山占夢力
護樹野人忠馬鬣層層峙貞心千古同孫永祚詩野
老門前古木公定應呵護有神工學鱗戲比南宮石
感夢能當貞白風影入谿堂臨伏虎寒生煙雨
看鸞龍從今永作山家友我欲時收操弄中

鄧正言韞之曾孫父光晟前志稱其端方博雅館於無錫顧端文家至京墜馬死正言年甫十三哭奔燕京求光晟骨歸葬

邑中以言夫子絃歌雅化凡讀書積行之士辦香有託惜其子孫人物寥落如前飲賓言愚隱居教授竭束修羊所入備甘旨以娛節母矜其族孤以貧廢學育而誨之如其子孝義有足多者其子諸生福喜兄弟俱以言行聞福保祖墓不爲利回衛專祠不爲勢壓復書院不以貧爲解弟喜蠲塾金以給楷殮子郡庠恂如完寄幣以復知交世德相仍此先賢之澤閭左

稱道勿絕者

五瞿人邑庠生錢勳國學生錢廷瑜同胞之子勳縣獎
壽八十七卒廷瑜鄉飲壽七十三卒兄弟爭力爲善
錢族之宗老里中之人瑞

祝舜齡讀書孝謹舉鄉飲賓撫按已下前後獎額凡十
二次壽八十甲申歲逢國變觸堦死次子汝祥哭殮
畢與妻葉氏子萬壽投井死其後諸婦沈氏朱氏聞
氏俱早寡守節稱一門節孝云

許國賢居袁墅家饒食客滿座多時名流乙酉年鄰邑
江陰無錫避兵來其鄉者男女以百計國賢計口與

之居食惟恐失所人高其義子德璠隨父請白糧官
解民便之賑荒惟勤義耆平紹宗通判集後敦耆友
歲凶倡施濟與璠有活人功司府表紹宗善士

屈坦之號毓菴高祖輜曾祖冲霄祖必達世有明德至
坦之文行修潔爲鄉里祭酒甲申之變不食七日而
卒尚書錢謙益題其像贊曰朱絃聲希玄酒味醇家
惟數卷指授千人無咎無譽有子有孫世已喪世吾
反吾真虞之故老明之逸民舊史作贊扇爾芳塵子
二駿欽欽邑諸生端謹有文

黃啟龍其父自茗來虞有行誼巡按任濬旌其廬啟龍

能世其德衣冠俊偉和氣盎然里中稱長者知縣林
象祖舉鄉飲賓年八十六卒○已上諸人因志事已
竟采剝稍後附書末簡以備後文獻之徵

文苑傳補遺

已下二人已入文苑刻
時誤失今仍補於此

陳祺芳字子壽御史逝之曾孫父烈卿字啓文居鄉有
隱德崇禎中列陳事宜於巡按御史多所見納祺芳
少工舉子業爲諸生有聲場屋刻意爲古文詩規杜
少陵字得顏魯公褚河南趙文敏筆法詞宗東坡稼
軒改之爲人敦孝友重氣誼意致雄曠儀表岸然長
髯偉貌賓筵客座談笑風生品行文章當代名流矣

不推重題贈唱和詩篇成帙客遊足跡幾遍天下自
號三嶽山人集名韜巷詩有和陶靜吟北征偶存等
集秦中諸詩號隴上吟詞名鷗波又選列朝諸家律
詩起明初迄本朝名口鼓吹

鄧林梓字肯堂孝廉轍之曾孫邑誌

言生嚴熊俱出錢宗伯謙益之門

爲無媿乃祖後與嚴熊王孫芸纂修邑志適有
詔求材巡撫慕天顏特疏題薦入都門未久而卒